

現代文藝

6



現代文藝出版社

目錄

現代文藝

(第六期)

出版者：新加坡現代文藝出版社
編者：現代文藝編輯部
承印者：生活印書館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
本社地址：27, Teo Kim Eng Rd, S'pore, 14.

新加坡文化部出版准字：

No. 1161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 (一) 格律詩問題有必要繼續展開討論 …… 史英(1)
(二) 論海涅和他的詩 …… 包平(3)
(三) 好機會 …… 陳夏(6)
(四) 「波加梯爾」的時代已經過去！ …… 李錦(9)
(五) 時間的飛逝 …… 江霖譯(11)
(六) 有一個傍晚 …… 李思旗(13)
(七) 黑人詩歌二則 …… 丁寒譯(13)
(八) 給媽媽 …… 喬思(13)
(九) 在海邊 …… 笑風(14)
(十) 舞蹈界需要理論人才 …… 范玉樓(18)
(十一) 君子好逑 …… 開心人(21)
(十二) 明天一早我就來叫醒你 …… 方騷(22)
(十三) 青苗版
(1) 我應當振作起來 …… 紅冰原(23)
(2) 山芭的夜 …… 江夏(24)
(3) 同學之間 …… 托兒(封3)
(十四) 商業介紹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下列稿件：
1. 小說、詩歌、劇本、散文、特寫、雜感、隨筆等。
2. 文藝理論、作家介紹。
3. 古典文學的研究論文。
4. 翻譯作品。
5. 漫畫、木刻、素描等美術作品。
(二) 來稿務請用方格紙抄寫清楚，勿兩面寫。
(三)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四) 來稿如需退回，請附足郵資。
(五) 來稿請寫明作者的真實姓名和中英文地址，但發表時可用筆名。
(六) 來稿一經刊載，當酌奉薄酬。
(七) 請勿一稿兩投。
(八) 來稿請寄本社編輯部：
P. O. Box 62, Geylang, Singapore. 或
149, Jalan Bahagia, Singapore, 12.

格律詩問題有必要繼續展開討論

· 史英 ·

近年來，馬華文藝界對格律詩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基本上，參與討論的作者，絕大部份都能根據格律詩的特質，提出一些意見。但是，却不能緊密地結合現實，深一層指出格律詩的實際作用和其表現特點。因此，這個問題雖然經長時間的探討，依舊不能總結出一個較深刻較正確的結論。

有一部份參加者，對於格律詩的理解，是很錯誤的。尤其當中有一位柳詩君，在「討論格律詩問題的實際意義」一文里，不僅機械地理解格律詩的某些基本特點，而且完全否定討論這一問題的必要性。雖說柳詩君是基於三個主要理由，而提出停止繼續討論的要求，但是只要細心加以分析，很容易看出，柳詩君的論點是站不住的。這里，我們準備針對柳詩君的三個理由：（1）脫離社會的具體條件；（2）脫離一般的文藝現狀；（3）格律詩較適宜表現個人、灰色的感情，提出我們不同的看法。

（一）脫離社會的具體條件：柳詩君在「格律詩問題討論的實際意義」的文章裡面，一開始便這樣說：

「我們的社會是矛盾十分尖銳化的社會，是兩種代表着不同性質和意義的社會勢力互相消長尖銳對立的社會，新和舊、進步與倒退兩種力量各以無比生動的形式表現在各個社會階層裡，從而起着拉枯摧朽的力量推動着新社會向前發展。換句話說，人們是終日生活在緊張的激流里，需要大量的精神糧食，然而，需要的是「平平仄仄」或「三四四」（音步）之類，例如，格律詩似的古板而嚴謹的文藝作品，他們需要大量能夠說明他們的生活本質，而表現形式又是生動活潑、多姿多彩，充滿着大胆想像而又能準確地表現他們的緊張生活的文藝作品。因為自由詩似的奔突的形式是適宜表現他們

的緊張生活和奔騰的感情……」

誰都知道，我們的社會確是一個矛盾十分尖銳的國家。因為當社會的舊勢力面臨日趨滅亡的局勢的時候，總是企圖在各種戰線上，通過各種方式，跟日漸壯大的新的社會力量，展開不可避免的衝突。在這種情況下，羣衆的確需要大量的優秀作品。他們希望這些作品能夠深刻地描寫出社會的面貌，能夠準確地表現出他們奔騰的感情，但是，問題就在這裡，是否只有自由詩才能完成這種任務，而格律詩却不能嗎？我們想，那也不盡然吧。

我們相信，柳詩君在提出這一論點的時候，完全沒有從事實着眼。事實上，詩的歷史告訴我們，格律詩不僅能表現精細的感情，而且能體現一瀉千里的激情；不僅能寫出優秀的短詩，而且能產生偉大的詩作。假使不信的話，我們要問，蘇東坡的念奴嬌，屈原的離騷是不是格律詩呢？荷馬的伊里阿特、奧德賽，但丁的神曲，拜倫的唐璜是不是格律詩呢？除非誰有勇氣抹煞歷史事實，要不然的話，誰都不敢否認這些作品都是用格律體寫成的。由此可見，柳詩君只是片面地強調格律詩的限制，而看不出格律詩的優點，便認定格律詩是一種很不靈活的形式，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人們可能要問，我們上舉的實例是舊的格律詩，可是，新的格律詩是否有同樣高度的表現力呢？關於這一點，我們想人們大可不必擔心。因為新格律詩的建立與發展，必須建立在繼承本國詩優秀的傳統與批判地吸收外國詩的合理的因素基礎上，同時必須按照現代的口語，形成有規律的節奏和押韻，而這種和諧，跟詩的某些特殊性相適應，很容易起一種補助作用，從而產生一唱三嘆的抒情的氣氛而且樣式變化多。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一句：新格律詩同樣能夠反映複雜的社會生活，同樣能

够產生優秀的作品。這種結論，我們可以從某些先進的國家的實情得到有力的證明。這裡我們不妨引用名詩人梁上泉的「桔子紅了」，更進一步地說明新格律詩的優越性：

桔子紅了，
紅得像火，
千團萬團千萬團
在霜風中閃閃灼灼。

桔子紅了，
紅得像花，
千朵萬朵千萬朵
組成了彩色的雲霞。

火與花的世界，
在我的面前展開，
甜蜜的果實累累，
伸手就可以摘來。

這是一首相當出色的作品，詩人通過對新社會豐收的描繪，從中表現出農民的快樂的心情與幸福的生活。詩中飽含着強烈的感情，充滿了濃郁的抒情的氣氛，語言簡煉，節奏高度的和諧。像這種詩，倘若用自由詩寫，相信其感染力就不一定有那麼強了。

顯然的，強調格律詩的優越性，並不意味着自由詩的否定。我們深知，自由詩是詩的另一種體裁，某些生活內容是更適宜採用這一種樣式來表現，同時，一路來，自由詩是馬華詩壇的支配形式，而格律詩只是開始被提出來，如果要求我們的詩作

者在目前的情況下大量生產格律詩，是很不實際的。當然，我們希望，馬來亞的詩作者，在進行探討格律詩的同時，必須認真的付諸實踐。相信，經過長時期的努力，馬華詩壇是有可能迅速地發展格律詩的。

可是，柳詩君却在另一段話里認為，舊社會是沒有辦法發展格律詩，而只有新社會才具有這種可能性。這只能證明柳詩君對於詩的歷史的認識是不夠的。事實告訴我們，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古典詩，絕大部份都是格律詩，請問，我們又怎能說格律詩在舊社會是不可能發展的呢？誠然，在新社會里，每一位文藝工作者，只要是站在羣衆的立場上說話，在文學事業上是絕對保證擁有很大的自由，儘可以根據自己的嗜好，採取不同的形式，從事創作。因此，如果說格律詩在新社會里遠較在舊社會中更有條件發展的話，便沒有錯了。

(二) 脫離一般的文藝現狀：事實正如柳詩君說的一樣，造成目前馬華詩壇呈現沉寂狀態的原因有二：第一方面，是由於局勢的惡劣，阻礙了正派詩歌的發展；另一方面，是由於詩作者的努力不夠，限制了詩質的提高。很明顯的，面對這種情況，每一個文藝工作者都有責任負起神聖的任務，設法促進正派詩歌向前發展。而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因素是：我們的詩作者須不斷地加強藝術修養，須不斷地提高思想水平，儘可能擴大生活視野，從複雜的現實生活中，摘取有意義的題材，然後通過各種詩的樣式（包括格律詩），加以表現。深信，經過一段時期辛勤的努力，我們的詩作者，是能夠寫出一些閃爍着思想光芒的作品，從而豐富馬華詩歌的寶庫。然而，柳詩君却認為，要改善目前詩界的面貌，只須「解決最根本的問題——思想問題和生活問題」，而將其他形式問題（諸如格律詩問題）提出來，是沒有意義的。

由此可知，柳詩君對這些問題，是沒有經過周密的考慮。他看不出內容與形式之間經常矛盾、互相影響的關係，認為只要內容方面的問題一旦解決

，形式方面的問題也跟着消失。事實上，不管討論什麼問題，只要沒有否定內容的重要性，是可以着重從形式方面展開探討的。那麼，我們要問，這一回有關格律詩的論爭，是否有在否定根本問題的情況下，純粹討論其他次要的問題呢？回想一下，我們不難看出，這種現象是不會出現的。可是，有許多參加者，在參與討論格律詩的過程當中，只將視綫集中在細節問題上，而沒有將格律詩問題跟馬華詩壇的現狀緊密地結合起來分析，從而指出提倡這種體裁的必要性。因而，產生一種偏差的現象，誠然，遇到這種偏差，每一個文藝工作者都有必要加以提醒，同時，應該將論爭引到正確的道路上去，而絕不能輕易地否定問題討論的實際意義。

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說柳詩君認定討論格律詩是脫離一般文藝現狀的看法，是在全盤否定的情況下提出來的，我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柳詩君對馬華文藝的現狀分析不深入、對內容與形式的辯証關係認識不清的結果。

(三) 格律詩較適宜抒發個人、灰色的感情：我們會指出過，格律詩是擁有二個主要條件，即是：(一) 頓數有規律；(二) 押韻規律化。這二個條件經常能使節奏變得高度的和諧。正因如此，格律詩容易產生迴盪的氣氛，對於思想感情的體現，有一種襯托作用，能夠加強詩的氣魄，提高詩的意境。雖說格律詩有這一大優點，可是格律詩也有其局限性，原因是：某些內容的體現是不適合採用這種體裁，因而，假使作者對格律詩的性能沒有足夠的認識，對題材的性質沒有很強的分析力，想自如地運用這種樣式，是很困難的。

在論到格律詩的限制時，柳詩君與我們的看法，截然不同。他在下面一段話裡是這樣說的：

「個人抒情（例如客旅的淒情、個人身世的感嘆、思鄉的怨情等等）性愈強的內容，愈適宜於用比較嚴謹的格律詩來表現；反之，要詳盡反映時代的史詩似的内容，或戰鬥性、鼓舞性較強的内容要壓縮在嚴格的格律里，是並不適宜同時效果也不一

定理想的。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長恨歌」等名篇，並不用格律較嚴的近體詩來表現；杜甫的「三吏」、「三別」以及「兵車行」等著名詩篇，採用的表現形式也是格律較寬的古體詩或擬樂府，這恐怕不是偶然的。……」

依柳詩君看來，格律詩較適宜表現個人的感觸，而很難反映複雜的生活內容。然而，柳詩君為了闡明自己的論點而舉出的實例，不是有力地證明了他的論點的錯誤嗎？試想一下，杜甫的「三吏」、「三別」以及「兵車行」，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長恨歌」等詩篇，同是運用格律體寫成的，却能深刻地反映出當時的豐富的社會內容，而在世界文壇上佔有光榮的位置。這一事實，不是清楚地說明格律詩有很大的伸縮性。至於反映戰鬥性、鼓舞性的內容，是不是自由詩的特點呢？我們想那也不見得。據名詩人何其芳說，馬耶柯夫斯基的詩，尤其是梯式的詩，絕大部份是採用格律體的表現形式，而他的詩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便是特別強調急促的節奏，從而加強詩的戰鬥氣息。可知，沒有研究清楚內容的性質，便硬性認定，運用這一種或那一種詩歌形式來表現，是十分不妥當的。

我們不難發覺，柳詩君對格律詩的研究，只是停留在表面認識的階段上，不能深一層觸到本質的東西，因此，過分誇大了格律詩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最後的結論中，柳詩君甚至歪曲了格律詩的原來面目，強說格律詩只能「抒發落後、灰色的感情」，跟他前面強調過的新社會具備了產生和發展格律詩的條件的論點，產生很大的矛盾。很明顯的，假使照柳詩君的邏輯推想，新社會不是變成一個專門製造灰色、落後的感情的國度嗎？

縱觀上述一系列的分析，可以看出，柳詩君輕易地否定討論格律詩的實際意義的做法，是十分錯誤的，想來，沒有辦法被我們接受。恰好相反的，我們認為有必要對格律詩問題，繼續展開討論，希望最後能夠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為詩作者指出一條新的途徑。



論海涅和他的詩

· 包平 ·

（續第四、五期「五、晚年詩作的精華」——羅采曼羅）

「神所調制的都是名菜！修士啊，請接受我的規箴，還是犧牲掉你的老包皮，吃點鰐魚提提神。」

當猶太教徒拉比講話以後，天主教神父又大聲疾呼，仍以粗暴的語氣，對猶太教進行攻擊，猶太教拉比也句句加以反駁。這樣你來我往，一起一伏引經據典，火藥氣味越來越強烈，任何最惡毒的話都搬了出來，連起碼的個人嚴尊都沒有，斯文掃地，宗教徒那一派虛偽的「和善」假面具，這時已經被剝到見了血，而所謂上帝、天神，更不知丟到那裡去了。

猶太教大喊：

「主啊，打死這些卡普欽會修士，對這些無恥的小子，

顯一顯你憤怒的電光！

證明它並沒有消散平息。」

天主教却在另一邊大呼：

「啊！我也不和你爭論，我寧可把你和你的同道放在灼熱的火葬薪堆上，

把你們活活燒掉。」

這就是被那些宗教家們奉為聖賢的所謂上帝或神的偽善面目，它原來只不過是一種任意被人利用的工具，却被他們形容為真如一位聖賢；它可以隨意被利用來把一方「打死」，它也可以隨意被利用來把另一方「活活燒掉」。像這樣的一種東西，不是被人任意指使的最愚蠢的工具，殺人放火的罪犯，難道還會是什麼濟苦救難，普濟眾生，救人脫離苦海的怪物？

顯然的，海涅在這裡對宗教的挖苦和諷刺又比前面推進了一步，而且這種暴露並沒有停止，還會繼續深入到底。

經過了十二小時的辯論，勝負尚無分曉，觀看的人都已感到疲倦，婦女們則大汗淋漓，那些朝廷大臣更是忍受不住，在全詩結束時，國王會問皇后，有關這場辯論的意見，到底那一方有道理。皇后多妮亞·布爾伽意深長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是誰有理——

可是我總認為，

不論是拉比、是修士，

雙方都有點臭味。」

這全詩最後的一節，皇后所回答的話，正是全詩的最根本意旨之所在，是海涅寫作「宗教辯論」這首詩的真正意圖，是全詩的精髓，毫不隱瞞地對天主教和猶太教狠狠地施予一頓打擊和揭露，也是

最有力的諷刺。這樣揭露和諷刺，最先通過了兩方面宗教家的嘴，最後更通過了「國之主的皇后」，它的效果之大，不言而喻，這正是海涅詩歌創作的一特殊手法。

大家都可以看到：在「宗教辯論」這首詩裏，對於這兩大宗教派別之間的辯論，他們雙方的辯論海涅都故意把它寫得毫無內容和充滿笑料，以顯示宗教信仰者的頭腦空虛，不學無術；辯論中除了充滿粗暴的漫罵和攻訐，就是幼稚肉麻的引誘和「感召」，一點兒理論氣息和君子風度也沒有，而他們一向來偽裝的「斯文」和「尊嚴」的可憎面目，也在整個辯論裏和這場辯論中自我暴露無遺了。這種情形正如不久前在本坡放映的電影「劉三姐」中，敢于反抗的農民形象的代表者劉三姐同地主惡霸莫懷仁僱用的「當代名士」對歌一樣，劉三姐的歌內容深刻，思想性廣博，搏擊力強，像一把匕首，句句都擊中封建地主的要害，令莫懷仁手足無措，尤其他手下的那批「名士」更是醜態百出，毫無掙扎之力；相反的那批「名士」更充滿幼稚的詞語和粗暴下流的字眼，令人聽了在捧腹大笑之餘，又對它發生惡感，增加對地主惡霸的憎恨。最後，這位萬惡的財主莫懷仁，竟被劉三姐的那首「莫誇財主家豪富，財主心腸比蛇毒；塘邊洗手魚也死，路過青山樹也枯」的歌擊得四肢無力，手鬆脚軟地跌到河裏去，幾乎一命嗚呼了。海涅「宗教辯論」一詩的作用和電影「劉三姐」在處理雙方辯論的寫法上

是一樣的，只是「劉三姐」裏是新舊兩種勢力的鬥爭，最終是新生力量得到勝利，而海涅的詩裏，辯論的雙方都同樣是上層建築的東西，是舊意識形態的維護者，代表同一範疇以內反動的、倒退的勢力，因此只能達到反映他們腦袋空虛無能，語無倫次的醜態，而無需反映任何一方得勝。

總之，「宗教辯論」這首詩，具體地而又突出地體現了海涅反宗教的思想，尤其這思想發生在詩集「羅曼采羅」出版之前兩個月（「羅曼采羅」出版于一八五一年十月，本詩作于一八五一年八月），它所具有意義就更其重大了，也更體現海涅在他的疾病垂危之時的真正思想狀態，他對宗教的最後見解。寫到這裡，我不得不重複我前面已說過的話：請那些有意歪曲海涅思想的人和謠言家們細心地讀一讀這首「宗教辯論」吧！這首詩的思想觀點，將揭穿你們的謊言！

「希伯來調」裡的另一首詩是「耶符達·本·哈勒維」，這首詩是描寫一個堅持自己信仰、發揚宗教精神的希伯來大詩人的形象。海涅以回憶的形式，從這位詩人的誕生、受教育經過，直寫到他步入宗教門檻、鑽研宗教經典而成為大詩人、宗教著作家，最後還寫到他死。

這首詩共分爲四大段，它比起「宗教辯論」來還要長許多，但是思想性則遠遠遜于「宗教辯論」，藝術性也不平均，有些地方藝術性頗嫌不足，而有些部份却又特別高超突出，美妙無比。它的形式有點像阿拉伯文學「一千零一夜」，這是它的一個特色。它的題目雖然是寫耶符達·本·哈勒維這位詩人的成長過程和宗教信仰，但是它所涉及的東西却非常之廣，一個故事套着一個故事，一個歷史事件、神話傳說包着另一個歷史事件、神話傳說，一個情節影響和牽動着其他的情節。從耶符達·本·哈勒維的生平、研究經過，扯到古代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空中花園和它的創造者亞述古國塞密拉密斯女王、古代波斯帝王大流士戰敗逃遁情形，再扯到一只小巧的寶貝金盒的傳奇、亞歷山大大帝的情婦

泰綺思的火燒王城、古代埃及女王克萊俄帕特拉弄她的情人安東尼的故事，然後又再扯到一串珍珠的傳奇、荷馬史詩「伊利亞特」與「奧德賽」、喀什米爾毛織物、中國的美術、法蘭克人的最初王統墨羅溫王朝、猶太大詩人羅伽·彼羅爾和西班牙系猶太大詩人摩西·伊本·蘇斯拉兩人的思想和藝術，詩的末尾以伽·羅爾被殺害長出無花甜果的故事和他的摩爾人被伊斯蘭教國王哈里發處死爲結束。其中還穿插了許多特寫情節以及景物刻劃，如聖經故事、神話傳奇、美人艷事、王宮貴族生活、宗教紀聞等等，不一而足，真是洋洋大觀，波瀾起伏，初初讀起來，幾乎會令人懷疑它脫離題目，但實質上詩人耶符達·本·哈勒維的形象却從頭到尾貫穿全詩，這些故事和其他複什情節，都是爲了襯托並完成這位詩人的性格而穿插的。

詩的第一段，海涅寫他回憶和懷念詩人耶符達·本·哈勒維時激動的感情，很容易激起人們對事物的懷念情緒。詩裡寫道：

我認出了他，凭着那
蒼白的思想高超的額頭，
那美妙地凝眸的眼睛——
痛苦地打量着我，凝望着我的眼睛
可是我認出了他，大部還靠
他那美麗的詩意的唇邊
露出一種謎樣的微笑，
這只有在詩人的嘴角上可以看到。

在海涅看來，這位詩人的品格是很高尚的，而他的詩，宛如他的靈魂，純潔真實，無垢無污。

確實，他是一位偉大的詩人，
是他那時代的星辰和火炬，
是他那民族的燈塔和光明，
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巨大的

詩歌的火焰之柱，
在逃亡的曠野之中，
走在以色列人的
苦難的隊伍之前。

在第三節詩裡，海涅更進一步把他的詩比作金剛石、紅寶石、藍寶石、綠寶石，地球上的一切貴婦名媛如泰綺思、克萊俄帕特拉，以及女神、后妃等人所穿戴的珍珠，都比不上這位詩人從「靈魂中吐出的珍珠」純淨寶貴。詩裡說：

這些聞名世界的珍珠，
它不過是可憐的牡蠣，
在海底奄奄臥病之時
所吐出的蒼白的粘沫！

而這寶盒中所藏的珍珠，
它却是從一位比大海更深，
更加深不可測的美麗的
人的靈魂中吐出的珍珠——

因為這裡面的珍珠乃是
耶符達·本·哈勒維
悲悼耶路撒冷的滅亡、
傷心痛哭的眼淚的珍珠——

這眼淚的珍珠，
用韻律的絲穿在一起，
在文藝的煉金場里
被錘煉成一首名詩。

在這首詩裡，海涅所稱頌和刻劃的是詩人堅持
已見、不爲異教所動搖的偉大精神和高尚品格，他
既具有這不可動搖的精神，他所寫出來的詩作，就
必然是珍玉一般的，忠心耿耿地發揚他的宗教觀的

，海涅要讀者注意的也正是這人的精神和品格、他那不可動搖的意志，並不是他的宗教觀點。因此，既使在這首詩裡，在這樣高度讚揚一位宗教家的當兒，他也仍本着他一向來同宗教格格不入的立場，寫出了他反宗教的話。例如在詩的第四節，他會敘述他如何爲了要探究希伯來語中「示路蔑」這個字的來源，而不惜遠途跋涉，到德國去訪問他的朋友夏米梭，再經夏米梭介紹他往見一位刑法學家西澤希，由於這位宗教徒轉彎抹角，不願回答他的問題，却一味宣傳他的宗教觀，惹得他非常光火，於是毫不客氣地在這位虔誠的宗教聖者面前，大罵宗教，「滿口吐出褻瀆神的惡語」。海涅這樣寫道：

這位聖者轉彎抹角，
有點記憶不清，
三句不離教會，
一味搪塞——最后，

最后惹得我發火，
弄得忍無可忍，
我不由破口大罵，
滿口吐出褻瀆神的惡語，

罵得這位篤敬的信徒，
面色發青，雙腿直抖，

任何篤信宗教的人，絕不會把自己所崇信的上帝或神痛罵一頓，這不但有違於宗教條規，而且教徒本身也絕不願意這樣做，認爲神或上帝會處罰他們。但是海涅却不但在另一位篤信的教徒面前大罵神和上帝，並且「滿口吐出褻瀆神的惡語」，這樣的舉動，怎麼會是一位宗教信仰者的舉動呢？這種情形雖然可以理解爲海涅虛構的，是他在文學上的創

作。但是，試想，任何一位篤信宗教的人，怎麼敢自稱他會痛罵過神或上帝呢？而且海涅說他的罵神，還是用文字寫下的，將流傳到千萬讀者手裡，這豈不是等於向全世界教徒宣佈，自己是一位宗教叛徒，罪該萬死？因此，從這件事看來，也可以証明海涅晚年並未皈依過任何宗教。

「夏巴斯公主」是「希伯來調」中思想性最弱的一首詩，內容離奇神秘，寫來有點像童話故事或神話傳說，它只給人一種奇異、神秘的感覺，却没有半點可供人吸取的積極性的思想。

這首詩是描繪猶太教在慶祝安息日儀式中的情景，繪聲繪影，怪誕新奇。詩裡寫一位名叫以色列的王子，由於受了巫婆咒詛變成了一條狗。每在星期五安息日到來時，牠就又恢復人形，穿着富麗整齊的服裝，到他父親的殿堂，出席猶太教徒安息日的盛禮。盛禮在肅穆寂靜的儀式中進行，美麗聰慧的夏巴斯公主正罩着面紗，羞人答答地在那兒等待着以色列王子的迎娶。這班聯姻喜事發展至揭面紗的時刻進入高潮，衆教徒喜氣洋洋。經過一番宴食和歡樂，各賞過了天國食品「夏來特」之後，王子變形的時辰又已靜悄悄地到臨，巫婆的魔術又要在他身上顯靈，他只好依依不捨地、深深地聞一聞公主交給他的甘松金盒，公主也情意綿綿地在離別前一剎那和他共飲了離別酒，然後他用殘酒把蠟燭弄熄，盛會就此告終。

詩裡顯然是以夏巴斯公主象征神聖的安息日，王子和他聯姻、迎娶，正表示了猶太教徒迎接安息日的喜悅情緒和深厚情誼。

這首詩是海涅從宗教聖經中搜集來的有關猶太教安息日的故事片斷而寫成的，這正符合了羅曼羅詩歌的表現形式，並無任何宣揚宗教的意味，因此，它不可能對讀者產生任何不良影響。他的意圖顯然是爲了向讀者介紹安息日的傳說和舉行儀式，讓人們知道宗教徒的生活情形。

從以上的分析看來，我們不難知道：詩集「羅曼羅」確是海涅全部詩歌創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

一，它尤其是他晚年文學活動的總結和精華，是研究海涅生平、思想和藝術手法不可缺少的一部重要資料，它的重要性正好和他青年時代的詩作「詩歌集」相媲美；積極進步的思想和光芒四射的藝術成就，構成了這部詩集的重要價值。還因爲它裡面具有鮮明的反宗教立場，正好駁斥了那些污蔑海涅在晚年已皈依宗教的謠言，使那些造謠家羞愧而無地自容。不但在詩裡，就是在他這部詩集的后記裡，他都一再以諷刺的語句申明他反宗教的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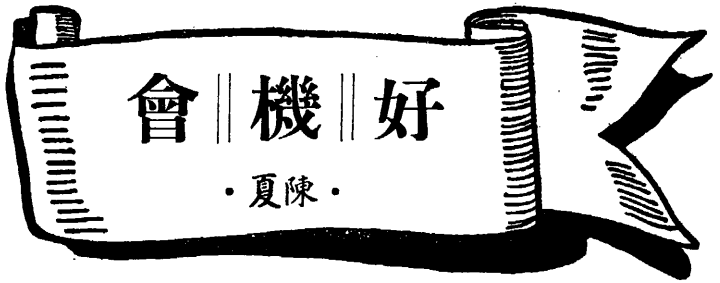
這部詩集不但是一具精美的藝術品，而且還是一部豐富的史地教科書，世界神話傳說、珍聞、民俗、聖經故事以及人文風物等等的資料寶庫，裡面寫了四大洲（亦即除了澳洲）中的二十多個國家，其中包括西班牙、希臘、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匈牙利、俄國、波蘭、埃及、波斯、中國、印度、埃塞俄比亞、墨西哥等國，甚至連蘇門答臘以及婆羅洲也納入他的詩章裡；人物方面，從奴隸、僕役、宗教徒、詩人、歷史名人，直到殖民主義者、王公貴族、牛鬼蛇神、花草樹木、鳥獸蟲魚、烹調燕食等等，無所不包，洋洋大觀，瑰麗無比，真有點令人目不暇視之概。這本詩集，所以受人重視，由此可見一般。

六、海涅詩歌的藝術特征

海涅的詩歌藝術，具有多方面的優秀特征。這些特征隨着他創作活動的增長和思想的發展而顯現了階段性。這些特征可以概括爲如下幾點：

一、樸素清新的民歌風格。

海涅詩歌的民歌風格，是海涅詩歌藝術遺產中的一大特色，這一特色尤其強烈地表現在他早年的詩作「詩歌集」裡。幾乎可以說，海涅從一開始創作，就已經在詩歌裡帶有明顯的民歌風格的傾向，例如收在「詩歌集」裡最早的一部份詩「少年的煩惱」裡，就已經唱出如下優美的民歌調子：（未完）



好機會

·夏陳·

阿蘭正要穿過馬路，忽聽得背後有人叫喚她，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叫廣遠的朋友。

「你今天沒工作？」阿蘭才轉過頭來，廣遠就問道。

「有。」阿蘭說，一邊退回路旁。「我請你出來處理一個糾紛。」

「噢，你們不是有秘書嗎？」
「他們都去處理其它廠的。」
「你們這個行業的糾紛這麼多？」

「不一定；有時候大大小小一大堆。」阿蘭說，覺得一縷頭髮掛在眉梢，就把它往後一攔，又說：「對了，怎麼你今天也沒做？」
「我拿假期。」廣遠滿臉喜悅說
「哦，爽快啊！」

「你們沒有嗎？」
「你不要說，以前就真的是沒有；直到今年才爭取到。」阿蘭說，又問道：「你現在有事沒有？到我們會所去坐一下要不要？」

「好啊！」廣遠彷彿聽到好消息似地應道，「我本來就想過去你們會所走的，可是一直都找不到機會。」

「這樣我們現在就走。」
他們穿過了馬路，一路上又彼此問起工會的一般會務，就來到了一座五層高樓，直登上最後一層，只見兩重門緊鎖着，阿蘭就從她的小草荷包中掏出鑰匙來開了。

廣遠走了進去，向四周掃了一眼，只說了一聲：「不壞啊！」就雙手叉着腰站住了。

阿蘭瞧着他，含笑問道：
「怎麼？喘嗎？」

「有一點。」廣遠也含笑說，又自我解釋：「跑不慣的關係。」

阿蘭說：「我們起初搬來也是這樣。」接着開了廣遠喜歡喝什麼水，就過去打了電話。叫了兩杯咖啡，又把剛才跟老板談判的經過和結果簡略地作了幾行記錄。

這裏，在近大門的牆壁上掛着一面鏡子，上面用黑墨書寫着工會的紀律條文，廣遠正看到最後一條，阿蘭一走過來，就笑着問道：「有什麼批評嗎？」

「很好！」廣遠點頭讚道。
「那裏，我們亂訂的。」
說着，阿蘭又領他參觀了壁報和板報，然後他們經過佈告處，廣遠就

停住腳，但並不注意別的，只把上面的財政報告表逐條詳細讀過。

這時因為咖啡早已來了，阿蘭就請他在總務處坐下來。

「你們的會員比我們多，會的經濟一定比我們好。」阿蘭一邊攪着咖啡，一邊說。

「不過我們的開銷比你們大，只是受薪人員，每月就需要四百多塊。」

「這樣，你們每個月還剩有多少？」

「不一定，——不過，多數會有七八十塊。」說着，舉起杯喝了一大口。

「這樣就比我们好得多了。你看我們上個月，就只剩下三十多塊。」阿蘭說，也喝了一口，稍停又說：「要是我們像你們一樣，每個月還剩有七八十塊，我們還可以設法多請一位受薪的。……」

由於談起受薪人員和勞資問題，於是又談到印務行業的情況。雖然阿蘭談得並不多，廣遠却覺察得她對這個行業的經驗出乎尋常，就問道：

「你做這個行業有幾年了？」

「有十幾年了。」阿蘭隨口答道，一邊注意到廣遠閃爍着懷疑的眼光，就笑着說：

「你一定不信。」

廣遠的心理被阿蘭一語道破，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不覺臉上飛紅，但是也不置可否，只陪着笑，一邊拿敏銳的眼睛偷偷瞧了她一眼——原來阿蘭外表給人的印象，充其量也不過是廿一二歲吧了，廣遠心下自問：怎麼

她就說做印務業已經有十幾年了？——然而不看猶可，這一看，只見阿蘭滿臉飄着紅暈，兩頰上浮起兩個微微的笑靨，竟成了十七八歲的姑娘了。心裏更添了疑惑。

原來，阿蘭說，她還在未滿十歲的時候，就被送進印務廠當什工了。廣遠這才恍然大悟。一時興來，又要求阿蘭敘述她做印務業的經過。

阿蘭看了手錶，接着說，大約在做了兩年什工後，她便進了簿房工作，等到簿房的職位丟了，因為先前就進了夜學，學了一些文化，因此又去當了排字的學徒。……換過了幾個工廠，在前二三年又學起了排版的工作，直到現在。

廣遠聽阿蘭這麼說心裏敬佩，又不禁打趣說：

「呵，這麼說來，你倒是印務業的年青老前輩！」說得都笑了起來。

「可是，有什麼用？」她收斂笑容說，「還不是替老板賺錢！做到現在每個月才拿它七十多塊的薪水；連津貼也不過九十塊。」

「為什麼這麼少？」

阿蘭於是就指出了一條印務業的慣例。原來凡是誰的技術是從原廠當學徒學到的，則不管你目前的職位已升為大工，工作技術多高，廠方仍然不把你當大工看待。而她本身的情況正是這樣。雖然她現在的技術，老板私下也誇讚過。可是在待遇方面，也仍然當作學徒歧視。……

「如果我轉到另外一間廠，薪水都有一百以上。」阿蘭說。
「這樣，有機會就轉啦！」

阿蘭微微一笑，記起前不久的一個機會：同是排版的工作，每月底薪一百廿元，却因為有個會友失業了半年多，因此便介紹給他去了。可是她沒有說出來，却說：

「我就是一直在等，只是等沒有。」

正說着，只見一個年輕的報館的幹事眉開眼笑，好像有天大的喜事，三步併作兩步走過來，一邊喘吁吁說：

「跟你……報告一個好機會！」

聽他這麼說，阿蘭和廣遠不禁相視而笑，心裏都這麼想：「這麼巧，剛說起機會，機會就到！」——逗得阿蘭心花怒放，追問道：

「什麼好機會？」

那幹事這會子却只微微笑着，並不答話。原來這時正是中午，外頭烈日當空，他從一條石外路腳車來到會所，又走了五層樓梯，一時站定下來，正覺得又熱又喘，就一邊用手擦巾着汗，一邊透氣。

「我們字房日班要請兩個排字的。」大半天他才說，「我們剛才才有一個幹事談過，說要叫妳去做：妳一方面可以幫忙我們的組織。」

原來這樣一份工作，正是阿蘭早在二三年前就想望過的。因為報館的待遇比印務館高，工作條件也好，還有其他的福利。只是一直沒有機會，久了也就不再想它了，新近又爲了工會白天的人手不足，勞資糾紛一多，自己身爲總務，就免不了要請假出來幫忙處理，但因為她工作的廠規模小

，少了一個人手經常工作就受影響，所以雖然請假的時間薪水讓廠方照扣，老板仍不免臉黑黑，甚至冷言熟語……爲此，她甚至考慮過索性到工會受薪，然而正由於工會的經濟不充裕，故而不曾提出。後來忽一轉念，心想：如果她在報館找到一份工作，那就好了。現在聽到這麼說，不禁對自己說：「真的是好機會！」

廣遠見阿蘭喜形於色，心想一定是好機會，就禁不住插口詢問是什麼公司，當他知道是一間叫羣島報的大報館時，就替她高興說：

「好啊！真的是好機會！」

阿蘭又問道：

「還有一個呢？——你們要介紹誰去？」

「還沒想到，你看我們的會員，誰做排字現在失業的，就可以介紹給我們幹事會。」

登時阿蘭正要尋思，廣遠就乘着站起來告辭。阿蘭也不加挽留，只說：

「也好，改次有空再來坐咧。」

一邊站起身來。

「一定，一定，」廣遠彷彿怕遲一步就會失掉機會似地，急忙答應道，「我還要來給你請一頓呢！」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送走了廣遠，阿蘭回頭來，提出一個目前在做散工的排字工友徵求那個幹事的意見，又和他談了一些話，因爲還要回家吃中飯，趕返工廠做下午班，就匆匆離開會所了。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一路上，阿蘭想到就要進報館工作，雖知道

不是什麼可以揚眉吐氣的事，可是那裏的職位穩定，工作條件好，而且待遇高些，自此每個月就可以多給一些錢補貼家用，讓母親高興，再者，從此自己也能够多做一些機會出來處理和學習工會的事務，同時又不必再看老板的臭臉，吃他的冷言熟語，等等，不覺脚步輕快，連太陽的暴熱也毫不覺得了。

然而，走到家門口，却突然想道：「如果我離開目前的廠，對組織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呢？——廠裏面的工友會不會誤會，說我自私呢？——工會的其他會員又會說些什麼呢？……」一連串的問題，剎時間像水泡般地浮了上來。

因爲七點半有一個工友會議，阿蘭早在半個多鐘頭前就到會所，只見幾個會員在玩乒乓球，又見另一處在組織股辦公桌那邊，一個身穿背心的組委和工會的王秘書在走象棋，於是就向他們那裏走過去。

這裏，他們正在酣戰，見她走來，都只抬頭瞥了她一眼，又低下頭注意自己的棋局，阿蘭雖然只懂得一些基本的棋步，看他們斗得興致這麼濃，也就站在一旁觀局。他們雙方各走了兩個子後，王秘書就舉車進攻，將得對方陷入了困境，眼看對方正在篋費苦思，這才抬頭對阿蘭說：

「怎麼樣？你的解決了？」

「解決了，老板答應明天就給他復工。——你的呢？」

「老板很頑固！」王秘書搖頭說，看了棋局，指着說：「像他這步棋一樣，很難解決！」

阿蘭心機一動，即刻故表輕蔑說：

「那裏？有什麼難？——要是我，一手就可以解決！」

王秘書不解阿蘭的用意，只詫異她何以一反平時的態度，發此大言。阿蘭會意却又含笑說：

「你不信？」不等回答，只說了一聲：「你看！」猛地一手就抓過棋盤來，說：「怎麼樣——什麼都在我一隻手上！」王秘書這才恍然大悟了起來。阿蘭自己也得意笑了。那個組委雖然被嚇了一跳，可是隨着也笑了。阿蘭放回棋盤，那組委眼看棋局已經混亂，就乘機說：「算了，算了！」隨着便一一收拾起來。

阿蘭這才在旁邊的位子坐下，接着就把羣島報的幹事要介紹她進報館工作的事向他們提出，愛想聽取他們的意見。他們兩個一聽，都異口同聲說：

「真的？」

「真的咧！騙你們做什麼？」

他們都不勝爲她高興。阿蘭接着又把自己進報館工作和會務的關係說了一遍，他們聽罷，越發加倍高興。只是王秘書頓時却又眉頭皺，用兩個手指輕輕彈着桌子，沉吟半晌，才說：

「你看，你們目前廠裏面的組織怎麼樣？——你離開會不會怎麼影響？」

阿蘭聽秘書問的和自己想過的一般，心里很是受用，即刻就說：

「我已經跟我們廠裏面的幹事討論過了，他們都同意我去做。——他們說

廠的組織，他們有辦法負責。

王秘書點點頭，接着又問明了工友是否知道，以及他們的反應後，認為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就又滿意地點了點頭，臉露笑容說：

「我只是怕妳離開對你們廠的組織會影響，既然沒有問題，最好了，——機會難逢！」

那個組委也從旁慫恿，然後對王秘書說：

「老王，你以後不是隨時可以找到助手了？」

「什麼助手？」不料老王大聲喝住說，瞪起眼，又說：「她是一手就解決了『全盤』軍事的英雄虎將，你把她說成助手！」兜得大家都笑起來。然後和那組委都散開去了。

阿蘭意想轉到報館工作的事得到大家的支持和鼓勵，心裏很是自在，推想再也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於是這就最後決定下來了。

阿蘭主持過了一個工友會議，又和另一個廠的兩個幹事談了一回話，時候就快十點，會所的會友已經散盡，就只剩下幾個負責人了，她回到總務處坐下來，因為想起一件事，就想打開鐵櫥拿出一疊各廠的調查表來查看，恰巧一個外號叫大仙的組織主任走到她跟前來，咧開咀，堆起笑，客氣地問道：

「你現在有空嗎？」

「有什麼事？」阿蘭停下手問道。

「有一點事想跟妳聊一下。」他仍然笑着說，又提議道：「我們過去那邊。」

阿蘭不知道端的，因此並不理論，就隨他走了過去。

「聽說你要轉去羣島做？」大家對面坐下來，大仙就含笑問道。

「你怎麼知道？」阿蘭一聽提起這件事心裏就高興，因此也含笑反問道。可是大仙卻並不回答，只是一笑，就把問題拉過去。阿蘭也沒追究，略停了一會，大仙又繞着圈子，吞吞吐吐說道：

「你看——如果我們兩個都去做，會不會不大好？」

阿蘭沒料到他問這個話，猛吃了一驚，一邊心裏狐疑，問道：

「你也想去？」

大仙這才婉轉說，傍晚有一位羣島的幹事叫小陸的到家裏找他，說是有幾個幹事商量好要叫他去做，但來到會所又聽到阿蘭也要去做，所以這才找他討論，又說：

「我是這樣想，如果我們兩個都去做的話，一定會給工友批評；但是，根據羣島幹事的反映，他們現在又是很需要人去幫忙他們的組織工作，——本來，由你去也是可以，不過，……我是這樣想：因為我本身是搞組織的——所以，如果由我去可能會更加適當；因為我會更直接。」

阿蘭聽大仙如此自薦，反羞紅了臉，低下了頭，正想尋找什麼話來回答，只聽得大仙又往下說：

「而且，另一方面我是這樣想：雖然我們工會現在有兩個秘書，但還是感到白天人手不夠；而你經常都要請假出來幫忙處理糾紛，所以不如這樣，你就出來工會受薪更好。……」

「又誇獎阿蘭熟諳勞資問題等等，而自己在一方面就遠不如她了。」

一席話說得阿蘭不知何以應答，待要把工會的經濟是否能再多負擔一個受薪人員的問題，提出來和他商討，但又素知大仙的為人，斷定他想到羣島工作，主要並非真正爲了工會，深信提出來只有白費口舌，自討沒趣，正想作罷，然而退一步思忖，又認為有問題自應知無不言，即使徒然也不妨，於是也就改變了初衷。不想才一提出，大仙毫不思索，便答道：

「能够啦！——現在我們工會每個月還剩有幾十塊，只要我們再發展多一些會員，就完全沒有問題了。——而且這是完全可能的。」

阿蘭的話又被塞住了，感到不快，沉吟了半晌，認爲多談也無益，就站起身，冷冷淡淡說：

「這樣，等我再考慮看。」

大仙還想說些什麼，看到阿蘭已經轉身走開，也就罷了。

阿蘭愾然轉身回到總務處，坐了下來，無端地翻着案頭日曆，驀然又記起要查調查表，於是開了鐵櫥找起來，一邊耳朵裏响着剛才大仙的話，心想，他目前的工作既穩定，薪水也上了百，現在眼見人家有一個更好的職位竟還要爭奪，聯想到他平日的一些自私自表現，不禁爲工會的領導層存在着這樣的人物感到羞慚，因而深深慨嘆！

她查看過調查表，放回了原處，於是便把大仙的話思量了一番，心下了決定，轉頭看到王秘書也沒什麼事了，因爲回家是同路，就過來邀他

一起走。

走出了馬路，王秘書就說：

「對了，你不用請阿？」

「請什麼？」阿蘭故意裝傻。

「請什麼？——你今晚跟我談過什麼咧？」

阿蘭這才含笑說：

「來，我們找個地方，我先請你喝一杯咖啡。」又打趣說：「改天才請你吃一頓飽飽的！」

王秘書也隨聲道：

「這樣更好，我可以預先餓三天肚子！」

阿蘭心裏差點沒笑破肚子，說：

「那先聲明：要是你餓壞了肚子吃不到，不好怪我！」

說着笑，拐了個彎，來到了一間露天咖啡室，他們便揀了個幽靜的地方坐下來，又叫了兩杯咖啡。

等到王秘書喝了第一匙，阿蘭就說：

「王，我決定不去羣島做了。」

王秘書正想喝第二口，冷不防阿蘭這麼說，立刻丟下匙，驚訝道：

「爲什麼！」心裏詫異何以阿蘭今日決定事情，如此出爾反爾。

阿蘭於是把大仙跟她的談話細說了一遍，又說：

「所以，我想就讓他去——我自己不要緊。反正……」

沒待阿蘭說完，老王就截住，嚴聲說：

「這不是妳自己要緊不要緊的事，這是關係到工會的事！」

「我本來想去羣島做，還不是爲了工會？」阿蘭也說，「可是大仙這

個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很自私的。——他搞工會還不是爲了個人的目的？」

王秘書正想說什麼，阿爾又往下說：

「從他剛才跟我的談話的態度，我看他是硬要爭到這份工作的。如果由我去做的話，他一定會不甘願。要是他以後對我個人有成見還不大要緊，等一下牽涉起一些執委的人事問題還是什麼事，我才不要！——這樣跟他爭着去做沒有意思。」

王秘書仍然表示不能因此遷就，隨着又說：

「你可以不用跟他爭嘛！這是他們幹事要去做的，就由他們幹事去決定好了。這樣他能够對你有什麼成見？」

阿爾冷然一笑，說：

「我剛才不是告訴你：他也說有幾個幹事叫他去做嘛。——他既然硬硬想着要去，他一定會想辦法去拉攏羣島的幹事，你知道小陸跟他私人的感情特別好，而且他這個人的脾氣是很古怪的，一不爽快起來，什麼都不管，要是他沒辦法拉到他去做，以後搞得他們幹事會鬧分裂更糟糕。——反正我想到羣島做，主要又是爲了

工會，所以，即使我沒進羣島做，以後白天工會有事，我還是可以設法請假出來處理的，——老板要臉臭就給他去臭，最多不是給他叫滾？」

阿爾停下話來，注意到王秘書的咖啡鳥仍然滿滿一杯，就笑說：

「怎麼樣？你的咖啡鳥不喝啦？」

原來王秘書自喝過一口。就只顧和阿爾說話，也就忘了，但是仍然不停擺弄着匙子，給阿爾這一提，才恍然大悟一笑，隨着一直喉就喝了大半杯。阿爾自己也喝了兩口，舒一舒身子，又繼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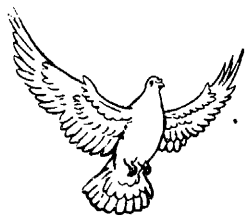
「同時，我又想：他既然說是要

去幫忙他們的組織，不如就索性給他去，爲了照顧組織這樣也是好的。」

王秘書沉吟不語，覺得阿爾的話，雖然講得頭頭是道，可是總認爲不免過於遷讓，然而從另一面忖思，反又感到阿爾處事乾脆，利落！不覺又深深高興。……

阿爾見王秘書似乎還要說些什麼，可又不說，却喝起咖啡，心想他也應該同意自己的決定了，也把自己的咖啡喝了，然後大家都站起來爭着付錢，但到底還是讓阿爾給了。走出了咖啡店，阿爾心裏輕輕愉快，一徑走回家去。

「波加梯爾」的時代已經過去！



· 李錦 ·

我們獨手工作，但工完了，却有三隻手期待着劫奪

——涅克拉索夫

偶而興起，翻開往日在校的習作和筆記，不期然地，在排疊得整齊的筆記簿間，發現了一篇翻譯習作「強大的波加梯爾」，因爲它在紙箱里擱了兩三年，上面不免披上了一層薄薄的灰塵。

對於「波加梯爾」的故事，我竟早已忘記了，它到底是個什麼故事呢？爲什麼我當時要翻譯這篇

東西呢？這是很有趣的一個謎。

我於是匆匆拍去那稿子上的薄塵，帶着好奇心，把這故事重新閱讀一遍，再認識認識「波加梯爾」這個神秘、古怪的人物。

果然「波加梯爾」是個令人驚醒的故事，我一口氣把這篇佔五張稿紙的奇異的故事讀完，我的耳朵宛如聽到一個巨大的鑼鐘在敲響：

「噹！噹！噹！」

「醒來，醒來，別學波加梯爾！」

「起來，起來，波加梯爾的時代已經過去！」
原來「強大的波加梯爾」是十九世紀俄國的偉

大文學批評家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一篇諷刺小說。謝德林的諷刺小說，篇篇都有巨大的社會意義，它是時代的尖刺，它是民族的精神，它是人民手上的纓槍，槍槍刺在當時俄國封建官僚地主，外國資本家的胸膛。謝德林以生動的小說勾畫出這些人的卑鄙殘暴的面目，並把他們比喻成可惡的巨魚、猿猴、能驚來揭露。農民成了他的諷刺小說的正面人物，他們的善良品質，被欺侮被壓迫的血淋淋的故事，在他的小說中，展現於全世界人們的眼前。

同時，謝德林也批評了那些對祖國的醜惡現實尙沒有「覺悟」的人們，批評了那些沒有「行動起

來」的虛有其名的「強大的波加梯爾」式的人們。對於這些人以及對於在行動面前不堅決的小有產者，「強大的波加梯爾」正是一個巨大的警鐘。

「強大的波加梯爾」的故事是這樣的：話說強大的波加梯爾成長後，離了家，徑直地走進森林，把一棵大橡樹連根拔起，把另一棵三兩拳就打倒，於是爬進第三株樹洞睡覺去了。整個森林震响起來，於是鳥獸甚至妖怪都逃之夭夭。全世界都為強大的波加梯爾的出現所震驚。本國人於是期待著：「等着瞧吧，當他醒來時，他將使我們的國度駕凌外國之上。」外國人則嚇得不敢大聲交談，怕驚醒了「地球之母」——波加梯爾，他們祈禱著：「睡吧，波加梯爾，睡吧！」。波加梯爾竟睡了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一千個年頭就此過去了。事情接二連三發生在波加梯爾的祖國：

「驢子把懸掛到他的鼻端前的果子吃掉了」
「山雀被成變成倍地捉來夾進麵包里當餚了。」
還有呢！「可憐的老農夫流盡了他最後的一滴汗珠，與世長別了！」

苦難像沒有盡頭的海浪，一個一個地湧過來。「這里的田地，全被太陽晒焦了，燕麥全給冰雹壓得低平了。人們等待着波加梯爾給他們排除災難、帶來「麵包」！」

他，沒有來。敵人，更猖狂。當敵人跑到橡樹邊，嗅到洞里發出腐臭時，他們更瘋狂地奪掠起來，不幸的人們沒有武器，他們依舊期待著波加梯爾醒來，然而他動也沒有動。

最後，有個名叫伊凡的傻瓜，氣了起來，跑進林子裏，用拳頭把那第三棵樹擊倒，只見波加梯爾已被一條毒蛇噙到頸間，而他依然睡着，沉睡着。這就是「強大的波加梯爾」的故事。

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故事。
但，不！我們應該說，當這篇小說一完成後，俄國的悲劇時代就告了一段落，因為它宣告了「波加梯爾」時代的死亡，宣告了「伊凡」時代的誕生。

「強大的波加梯爾」為新的、幸福自由的時代奏起了雄偉的前進序曲！

「波加梯爾」，你是沉睡者的清醒棒。
「波加梯爾」，你是召喚新世界的號角！你號召着一切被欺侮被壓迫者起來行動，而不是「等待」麵包。伊凡傻瓜指出的道路，就是我們的道路！朋友，你聽到這召喚了嗎？祖國你聽到了嗎？

讀了「波加梯爾」，我的熱淚縱橫，抬頭遙望祖國的天空：白雲帶愁容。低頭思念祖國的土地：血和淚還沒有干。

再讀「波加梯爾」，我的熱血翻滾，看！天邊的朝霞已山遠而近，愁雲的背後，廣闊的藍天已露出微笑。在祖國的土地上，鷄聲齊鳴，土地開始散發出芳香，令人精神舒爽。一陣春雷過後，朝霞必定更加鮮艷，土地上將百鳥囀鳴於枝頭，百花爭放，溪流淙淙——到處充滿一片歡樂的景象。

記得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曾為祖國寫過一首熱情沸騰的詩：我的祖國，你還要睡多久呢？
詩人寫道：

我的祖國，你還要睡多久呢？

雄鷄早已啼了，

它的啼聲宣告着

早晨的到來。

我的祖國，你還要睡多久呢？

太陽已經升上，

不觸着你的臉嗎，

它射來的光芒？

我的祖國，你還要睡多久呢？

麻雀也已經醒了，

它正在你的麥穗堆上

要把它肚子裝飽。

我的祖國，你還要睡多久呢？

貓也已經醒來，

它走來走去，
繞着你的奶罐徘徊。

我的祖國，你還要睡多久呢？

要到你的房子着火，

要到敲起了警鐘，

你才會醒來麼？

謝德林的祖國從前是這樣，裴多菲的祖國從前是這樣，而我們的祖國呢？現在也是這樣。

我們的祖國，雄鷄正在啼了，太陽也開始上升，但是還有人緊閉着眼睛，還有人遲疑、彷徨。我們的祖國已經有了伊凡傻瓜，但還有人要做「聰明」的波加梯爾。

我們的膠工和謝德林的故事里的農夫的遭遇沒有兩樣，我們的錫鑛、膠山、鐵苗正是「強大的波加梯爾」里的山雀，被外國的大腹賈夾進了麵包里。祖國的一切豐美的產物，被外國的貓，本國的麻雀裝飽肚子，而我們的勞動者却經受着長久的折磨，鑛山壓着枯骨，膠林在霖雨中哀號，孩子們面黃肌瘦，沒有書讀。最後，他們像謝德林的故事中所說的：「與世永別了，可憐的人們！」

我彷彿看見老農夫流盡了最後一滴汗，躺在冰冷的金馬崙的山谷間，膠工割了最後一行膠被貧窮和疾病壓倒。而野狐狸却輪在翠綠的膠林里，金黃的稻田里發出鼻鼾聲。

「我們與其爬在地上受屈辱，勿寧站着死去！」，我不再為祖國感到過份的痛傷，祖國要的不是痛傷，而是行動。

雄鷄啼了，朝陽升起，波加梯爾的時代已經過去，一切都不能等待，把那些只有享受沒有勞動的驢子、貓統統滾掉！把我們的麵包、稻子、草料、果子、山雀、全歸為窮百姓所有，既使紅毛丹、橘子垂到地上，膠汁流在地上，錫鑛湧出地面，也不讓外人佔有！

時 間 的 飛 逝

(蘇聯)保斯特夫斯基作
江 霖 譯

伏拉第米爾·拉夫洛夫，一個莫斯科的油畫家，被委託畫幾幅伏爾加河的風景畫。他立即答應了。但，如常地慢騰騰的，他費了整個夏天才預備好。直到九月時他才乘船來到了伏爾加河。

那艘寬煙囪的輪船迸射着亮光，它的艙窗都擦洗得如水晶般明亮。引擎各脫各脫地响着，輪船平滑穩健地行進，開着它的照燈，載着擠滿一甲板的穿戴整齊的乘客駛過了郊區的樹林和溪流。天邊落日在消失着，樹林已染上了赤褐與金黃的顏色，號在秋夜搖晃的明亮中閃爍。

雖然已是上了年紀，拉夫洛夫却是個羞怯的人，感到很難和他同行的乘客打交道。

無論遇到什麼人，最引他興趣的是這人到底可不可以上畫像。在船上，他挑出了兩個人——駕駛員莎莎——一個年輕的姑娘，和一個乘客——一個有名的歷史教授，這老年人的鬍子刮得乾乾淨淨，有着和藹、厚臉的眼睛。

他們在破曉時分過了利利賓斯克海。拉夫洛夫來到寂無人影的甲板上，板上還溼溼着露水。船向東方鼓浪行進，小小的波濤沙沙發聲，黎明是陰暗的，預告日裏天氣惡劣。

教授也來到了甲板上，憑着欄杆站着，衣領向上翻，手中緊捏着老人喜歡戴的黑色帽子。莎莎跑下陡斜的扶梯到甲板上。她穿着黑色的

制服，戴着皮手套和一頂貝雷帽罩着頭髮。她正被接過了夜班，臉頰通紅，嘴唇皸裂。

「早安，」她向拉夫洛夫問了好，微笑着。「在讚賞我們的海？」

「的確！我幾乎不能相信它是人造的。」
「我是在這兒出生的，在莫勒加。當我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我們常來採蘑菇，就在這兒。」她指着在黎明中呈粉紅色的波濤。「而那不是很久以前——這海比我還年青。」

「歷史記載趕不上事件變遷的步伐，」教授發了一句話，將黑帽子拉下得幾乎蓋住了他的耳朵。「它們超越了、橫穿過、遠遠地跑在我們太重瑣事的歷史思想的前面。我們要一整大隊的專家才能表達得出科學怎樣推動了時代。」

「但必然現在已有了這麼一整大隊吧？」拉夫洛夫問。

「是的，」教授回答，微笑着。「是必定有的，而現在也正分散着工作。」
近金尼斯瑪的地方，輪船追過了一長串的木筏。

一陣疾風催趕着浮蕩的雲朵掠過了天空，它們的影子在河面上飛奔，長滿樹木的河岸伸出沙石的河灘陡斜地插入河水。緊跟着影子來的是閃耀的陽光，使一切都發亮閃爍。一羣海鷗會從陰影中突地

飛出，閃耀着白光，再掠回到陰影裏；接着遠處一間屋頂——可能是村代表會議所——有一面紅旗在那屋頂上迎風招展。另一處松林的青葱在日光下閃亮，好似淋上了一陣夏雨；接着松林會為陰暗的綠幕籠罩着，它澎湃的樹濤聲隱隱傳到船上來。

輪船尾部的波浪嘩嘩激過了幾個經過的木筏。年青的姑娘們手持着船鈎站在以鋼索紮好的大木筏上。她們喊了些話，但風將話吹走了。她們花彩的頭巾和裙子鼓滿着風，使他們露出晒黑了的雙腳。

莎莎站在船橋上。「啊，那邊呀！怎麼樣？」她提着黃銅的傳聲筒喊。

「好……呀！」木筏姑娘們齊聲喊回，揮着她們的手巾。

「到那裏去？」
「下到斯大林格勒去。回頭再見。」

拉夫洛夫推斷她們把莎莎當作自己中的一個，而她在整條伏爾加河沿岸必定很出名——那是自然的，因為女駕駛員在這一帶仍是寥寥而少見的。

那天晚上，拉夫洛夫對莎莎埋怨說，他雖然那麼想將那一風景畫下來——瑰麗的青天，姑娘們站在木筏上，交替的光亮與陰影——但她們那麼快就過去，他連草圖都來不及打好。

「你總不能將輪船慢下一刻嗎？」他開玩笑地

說。

「不，伏拉第米爾·彼得洛維奇。我怎能呢？」

「你怎能？啊，你們這些機械思想的人呀！你就一點也不關切到美！」

「那是假的，」莎莎激烈地回嘴。「我們都關心美。但你必須也明白我們的觀點。」

「有什麼好明白的？」

「好——想像整個國家中的交通——那是多麼複雜呀。火車、輪船、客棧的路線——一個巨大的網狀組織，其中這一個時間表依賴着另一個。如生活要過得順利平穩，它們就必須像整套鐘錶裝置一樣地跑着。這個就是美。」

「嗯，這話倒也有理，」拉夫洛夫夫同意。「我以前沒想到這一點。」

他們的輪船駛過了陡斜地，在右邊升起的勻稱的山丘，電線高塔矗立在那兒，半隱在赤褐色的樹梢中。拉夫洛夫夫想——大概是因為放電時的藍色閃光——那些緊纏着的電線被它們所帶有的電流染上了藍色。

左邊河岸退進了有時呈現粉紅或金黃有時呈現天藍或淡紫的霧中；另些時候它只是紫色或赭色的模糊糊糊一大團。那個畫家知道這現象是由於在霧中顯得陰暗的樹林，或是被落日染上了色的雲朵，或是陡斜的河岸幽然地顯現，或是遠處為霧籠罩了的城市的建築物。

一天，拉夫洛夫夫坐在他的畫架前，在前甲板近船長駕駛室處，沒有乘客打擾的地方，大撒地快畫着，他給這四周靜靜的空氣、霧靄、彩色繽紛的流水、金黃色的景物打了草圖。

莎莎在駕駛室值班。她不時不安地瞥一下拉夫洛夫夫，接着又瞥一下天空，氣惱黑暗降臨得那麼快，將一切的燦爛光彩都塗掉，只留下一片單調的灰暗。「哎呀，他這麼慢，」她想到。「他永遠也畫不完的。」

她扯了一下繩子，輪船的汽笛發了一陣延長的

鳴聲，警告着一隻橫過的小船。

當輪船駛近時，拉夫洛夫夫看見一個年青的婦人站着凝望着輪船，她外套上的鈕扣鬆着，手中持着一束束秋葉。一個晒得黝黑的年青男人依着樓梯歇息，眼睛也跟隨着輪船。葉子的影子在水中盪漾，好似那個婦人頭頂上的天空有一團微微發亮，好似一叢葡萄的雲朵，以及整個的景象，在拉夫洛夫夫看來是那樣的甯靜，使他禁不住嘆了一聲，怒目往莎莎那兒看了一眼。

有一刻，畫筆持在空中，他好似在等着莎莎將輪船停下來，但莎莎的臉露出堅決、甚至於冷酷的表情。小船很快就落在後頭，在黑暗中搖盪，秋葉映着最後的一線日光。黑暗抹不掉它們金黃色的閃亮。

拉夫洛夫夫生氣地將他的顏料盒拍地闔上，然後下去他的艙房，經過駕駛室的時候狠狠地瞥了莎莎一眼。她刷地臉紅，臉轉向一側。

「你這樣做也逃不掉的，」拉夫洛夫夫想。「我們還有話好好一談。」

在他的艙房中，他認真地想着他要對莎莎說什麼話——要大罵她一頓。但他那晚沒見到莎莎——她在下班後一定跑去睡了——而他的怒火在過夜間洩了氣，這憤怒看來還好似極度糊塗的。他要什麼呢——要生活為他止住了活動？生活永不會止住的。它將永遠帶着它的水流在一條廣闊的河流中向我們稱為未來的遠方行進。你一旦留在後頭，水流消失在遠方，而你就會在那兒淺灘了。「她到底還是對的，」拉夫洛夫夫終於決定。「我沒有權利對她生氣。」

一串串的光亮在秋夜中閃爍。夜間瀰漫着一種潮溼的新鮮氣息，黑色龐然大物的伏爾加河激盪着玻璃樣的波浪向黑暗中流去，將那些光亮扯拉成奇形怪狀，然後撕碎它們成為萬點浮金。

在十二月的時候，莎莎去參觀在特別雅柯夫美

術館一年舉行一度的油畫展覽。那是夜間。下着雪，窗戶好似燃燒着一大簇小而暖的蠟燭，為某冬日假期而點燃起來的。

莎莎很快穿過了那些近於無人的展覽廳，尋找着拉夫洛夫夫的畫。她從老遠就看到了，它使她激動得屏住了呼吸。

這個沉默寡言，甚至於慢手笨腳的人到底是有怎樣的力量，使他能畫下了河上那一個可愛的黃昏，他所表現的比他所見到的更加深邃。這力量是什麼呢？是才能？還是對他祖國的熱愛？還是兩者兼有？

莎莎站在那兒看着那幅畫越久，她就越想去謝謝拉夫洛夫夫，或者尊敬地觸摩他那柔弱的染滿油漬的雙手。

「他到底怎樣能畫下了那隻小船和懷着那深秋葉的婦女？」莎莎想道。「我連輪船都沒有放慢下來。」

她從老遠站着看那幅畫，而心中忽地充滿了一種歡樂的感覺。「我高興我來到這個地方，」她想。「一切都是那麼可愛的。即是這些鵝毛似的雪花，輕輕地地下着，拂着你的臉，也是可愛的。一切都是可愛的，一切一切。」



有一個傍晚

李思旗

有一個傍晚
 姑娘坐在草地上
 喜跟年輕人
 縱談綺麗的遐想

是一隻夜鶯
 穿度在花中
 婉轉在枝頭
 唱到花蕾結果實
 唱到果熟噴清芳

姑娘輕聲講
 希望年輕人
 是一株長青樹
 在雷雨中開一身花
 天南地北都飄香

姑娘輕聲講
 但願自己呵

年輕人壯聲講
 希望姑娘

是一支大旗
 在革命前哨站
 啪啦啦地响

年輕人壯聲講
 但願自己呵
 是一根紅線
 希望在旗上
 戰士用紅線
 織出壯麗的誓言：
 從血泊中建起自由
 鄉

給媽媽

喬思

媽，自從我離家的那晚
 妳滴水飲不下口
 粒飯咽不下肚
 媽，我離妳並不遠呵
 但我却不能回來和妳相見
 狗羣在黑夜裡操練
 樹葉也受了驚動
 不要怪我悄悄地離開妳
 也沒有告訴妳我住在什麼地方
 我親愛的媽媽呵
 妳別再整天哭泣
 別哭壞了妳那對眼睛
 妳的眼睛應該留來看看未來的光明
 要留來看看人類共有的春天
 媽呵，當祖國響起了自由和勝利的呼聲
 妳的兒子再不必躲避着他人的兇眼
 我將會回到你的身邊！

黑人詩歌二則

(一)兀鷹

在那些日子裏
 當文明在我們的臉上烙印
 當聖水洗濯過我們彎曲的眼眉
 兀鷹正利用它的爪牙
 在陰影下建造
 保護他們的汚史的紀念碑
 在那些日子裏
 如地獄般的城市充滿痛苦的笑聲
 和單調的祈禱文
 殖民地的城市裏有的是瘋狂的號叫
 痛苦的記憶
 吻的勒索
 和外國人的凌辱

(二)你的到來

他們——所謂「優越」的白種人呵
 懂得閱讀各種各樣的書籍
 却迂迴人的意志
 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是誰？使這土地肥沃
 儘管他們的歌聲多麼驕傲
 儘管他們怎樣在劫奪和分裂我們的土地
 然而，希望在我們這一邊
 像一座堅固的堡壘
 我們的脚步
 依舊在為來春的降臨而邁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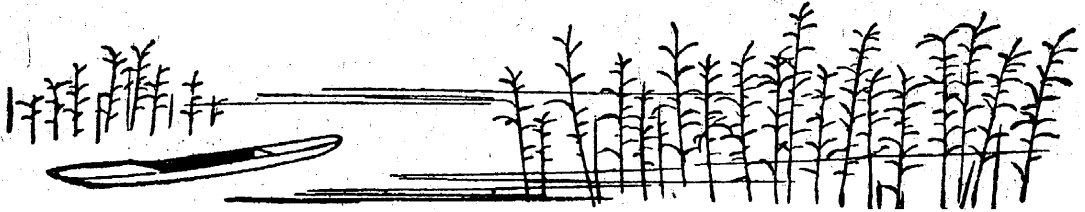
我的名字藏在深沉的痛苦裏
 疾病纏繞着我的身軀

十多年來，祖國呵，我對妳的愛
 是那樣的冷漠和不關心
 像飲過度了酒精在那裏渡過一個冬眠
 日子也過得昏昏迷迷
 然而領袖呀，你的到來
 使我認識了自己的真名
 緊閉着的雙眼也張開了
 你的笑聲
 就像一團火箒掃去我心中的暗影
 我的愛憎已分明
 你的到來
 使我記憶起自己的血液
 和那些沒有歡笑的日子
 如今呵如今
 一切的生活已煥然一新

作者：大衛·李奧普
 譯者：丁寒

在 · 海 · 邊

風笑



棲宿在椰稍頭的鳥兒先前還是吱吱喳喳地叫個不停，現在已經漸漸地靜下來了。在這還披着殘陽金輝的沙灘上，除了呼呼的風聲和沙沙的浪濤聲之外，再來就是她腳底下踩踏沙子的响聲。在這黃昏的海邊，一切都好像那暮色一般的沉靜。唯有晚霞還在天邊顯得鮮豔可愛，連躲在沙洞裏的小螃蟹也爬到洞口，睜着兩隻凸凸的大眼睛，很有詩意地觀賞黃昏的天景。

她到這漁村來已經有兩個多月了，每天傍晚她就喜歡到這海邊來觀看晚霞。

她繼續在沙灘上默默地踱着，她低着头，思潮起伏地在想着什麼。忽然，她自言自語地說：「不，不會是他，怎麼會是他呢？」她抬起頭來，繼續默默地走着，小螃蟹被她的脚步驚嚇得躲進沙洞裏去了。

她來到那座大岩石上，習慣地在那兒坐了下來，她面向大海，海風吹拂着她的柔髮，她對着遠方的晚霞望得出神。但美麗的彩霞並沒有奪走她的心思，她的腦海裏仍舊對自己說：「是他，一對大眼睛，四年前，哦，不，是剛才，今天下午，當她放學回家的時候，在海邊的漁棚上，一對大眼睛正向着她看。那魁梧的身材，黝黑的皮膚，方潤的臉，還有濃密的睫毛，假如不是他，有誰又會和他長得一模一樣呢？」她想着，想着，這時她心裏十分後悔，後悔為什麼當時不敢多看他一眼。

一個大浪猛烈地衝激過來，發出哄哄的響响，浪花飛濺，水點落在她

的臉上，她從沉思中驚醒過勝。

「哼，」她苦笑了一陣，然後對自己說：「唉！霞，你想到那兒去了，這是什麼地方？他怎麼會到這偏僻的漁村來呢？」

儘管她怎麼地告訴自己的理智：「不是他」，但是這畢竟還未能說服自己，因為她心裏是多麼的希望今天下午所看見的那個人就是她日夜想念的他呀！

「啊！他——清，我們沒有見面已三年多啦！你到那兒去了呢？」她默默地思念着，不禁幾滴淚珠從她的眼裏滾了出來。

陽光已完全消失了，晚霞就像她以往的幸福日子一樣，也跟着陽光的消逝而消逝。她常常把自己比作晚霞，而把他比作陽光。當她離去的時候，她的幸福就變成了痛苦。

暮色徐徐地降落到大地，海面上是一片朦朧的灰色。浪濤在她的腳下洶湧地翻滾，可是她的腦海却比海浪翻伏得還要厲害。

往事却一幕一幕地在她腦海裏出現。

四年前，也是和今天一樣的美麗的黃昏的海邊，清，我們就在那個美麗如畫的小島上認識了。不，我們的認識應該是在更早的時候，你還記得嗎？在那熱火朝天的日子裏，我們爲了保衛我們的文化，在烈日下或者是在寒冷的雨天，我們就像一隻野馬一般到處奔波。有一次，我被大雨淋得滿身溼溼，冷得我發抖，那時有一個人把他的上衣脫下來讓我穿上，我一時多麼感激，頓時感到戰友的溫暖。

可是過後我就一直沒法子遇到那位戰友，那件曾經溫暖過我全身的上衣我一直保藏在樹裏，衣上的幾個破洞我早已把它補好了。可是我就沒法還給他。想不到，在今天的野外露營晚會裏，我又遇見了兩年前會用自己的上衣溫暖我的那位青年，呵，那位青年就是你，清。

在那美麗的小島上我們一見如故，頓時好像有許多話要說，不，何止是有許多話呢？我們簡直彼此感到以往的共同戰鬥，共同思想的深沉友誼的無限溫暖。這點感情是語言與筆墨所不能形容的。是的，當時我們一句話也沒說，只是彼此緊緊的、久久的握手。

我們緊握着的手還沒有分開，晚會就開始了。

海灘上的火堆發出熊熊的火光，照得大家臉色通紅。在舞會裏，我滿想與你共舞，讓我們的深沉而又可貴的友誼浸浴在熱情奔放的舞會之中，但是想不到你還是個手風琴能手，除了你之外，沒有第二個人能奏出像你那樣令人青春沸騰的琴聲。於是我們沒有機會一同跳舞。老實說，那晚的舞會我心裏過得並不够痛快。好容易，才等到舞會的結束，你還記得嗎？我們沒有共同跳舞，就好像分離了很久似地。所以當晚會結束之後，我們又快樂地在一起了。

我們在迷人的月色下散步，雖然，我們還只是初步的認識，我也並不知道你是一個詩人，可是這時就從你的眼神裏，我猜到了你一定是個詩人，果然不錯，當晚在海邊，我們坐在岩

石上，你告訴了我你愛好詩歌，同時還寫詩。

清，你還記得嗎？那天晚上我們是怎樣渡過的？也許你現在的印象比我還深刻，是的，我們這一羣小伙子都沒有睡意，大家都留戀這月色下美麗的海邊。你和我並肩坐着，談了一整夜，在當時，你告訴了我關於你的身世：你在海邊出世，在海上長大，你的父親是葬身在海底，可是你還是一樣地愛海，你說你是大海的兒子，大海是你的母親，你的恩人，當時你簡直是在做詩，我的心被你的詩打動了一次又一次，我多麼羨慕你呀！你的出生和成長就像一篇美麗而又雄壯的詩篇那樣。

天快亮的時候，島上的雄雞啼過了幾遍，可是我們都不感到疲倦，雖然，月亮經下山了，但我們却等待着日出。

那天，我是第一次看日出。我被那股紅的太陽喚起了美麗的幻想，但在我身邊的你却默默地觀看着，當朝陽的第一道紅光照在你的臉上的時候，你的臉是多麼的紅潤呀！紅得簡直就像是另一個紅太陽。就在那一剎那間，我發現了你的那對大眼睛，在朝陽的映照之下，你的雙眼發出炯炯的紅光，真逗人喜愛，不，應該比可愛還要加上點什麼，總之，這一切在當時都使我有一股莫名的快慰，何止是快慰呢？我簡直感到驕傲。至到現在，那還是一個令人感到甜蜜、優美的回憶。

第二天早上，你就為我而寫了一首美麗的抒情詩篇。在你豐富感情的

朗誦聲浪裏，我們都感動了。你知道我聽了你的朗誦之後，我心里是多麼的激動嗎？我簡直不顧一切集體的紀律，我獨自一個人跑到海邊，大海就好像你詩中的恩人那樣，我感到她已給了我無比的安慰，我面向着她，讓海風吹拂着我的衣襟，吻着我的秀髮，我簡直無法形容我當時的激動心情，我唯有用流了滿臉的眼淚來表示。

自從那次野外露營的夜晚和你相遇了之後，不知怎麼的，我總是感到生活裏充滿了青春的朝氣，在陽光下，只要看見一朵開着的花，也會令我感到幸福，我會立刻為它唱支歌，跳一個舞，這也許是你的詩篇給我感動太深了的緣故吧！不，除了你的詩之外，還有你的人。你的思想，你的品行……每當你的影子出現在我腦海裏的時候，我就會感到快慰，幸福。記得有一個晚上，我依在欄杆上想起你的時候，我偶然發現了那盆瓊花開放了。我當時簡直高興得跳起來，我口裏邊唱着：「美麗的花朵為幸福的人兒開放」，一邊衝進宿舍裏拉着大姐的辮子就走，痛得她直叫，她看了瓊花也高興，過後她說：「霞，你變了，告訴我，什麼心事令你這樣開心？」當時我羞得呆住了。是啊，我為什麼會那麼容易心情激動呢？難道我已經初戀了嗎？不，我們只不過是朋友啊！——當時，我從書櫥的玻璃鏡裏看見了我的臉頰變得非紅。可是大姐並不放過我，要我講出心事。大姐是我們都尊敬的人，我在她的面前不敢講騙話。她聽了之後說：「他是個有才華的詩人，而且還是個好心熱情的

青年，我們應該向他學習。」當時想不到，大姐也會認識你。而且還稱讚你。通常，我都聽到人家說：詩人、文學家，都是輕薄人，濫用感情……；可是大姐却講出完全相反的話，我聽了心中暗自高興，但是一個問題却又使我激動快活的心情蒙上了一層陰影——那便是我的自悲感：我配得上你嗎？啊不，我應該先說：我已暗暗地愛上你了，我有資格暗中愛上你嗎？我們雖然是親密的戰友，但我們的相識畢竟是不久，我們彼此之間都還不够了解。但我深切的相信，你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

我的功課，本來不大好，同時以前我也有一個不正確的觀念，認為教授馬虎，甚至沒有料，我們也就馬虎渡過，只要求及格就算了，但是你的聲音提醒了我，你說：「在大學裏讀書完全靠自己，教授不負責任我們自己更應該努力，自己找參考書去。」這是一句極平常的勸告，我自己也會經這麼想過，可是一句平常的話出自你的口裏，在於是我就變成了足以感動我的詩篇。還不是嗎？自從你的勸告之後，我可忙了，每天下午都在實驗室裏渡過，晚上又忙於閱讀參考書，非到十二點不睡，那時候我才開始真正感到讀書的可貴。那一年，我的功課特別好，在成績單上最少也有九十幾分，大姐看了我的成績單後十分驚奇，她開玩笑地對我說：「愛情的力量真不小啊！」當時我羞得直把頭往枕頭堆裏藏，過後又起來在大姐的臂上用力扭了一把，痛得她直叫。其實，當時我的心 比初初認識你的時

候平靜得多了。和你相遇的當初，還有幾個晚上我失眠難睡，輾轉沉思，可是後來我平靜下來了，說實話，在你的勸導之下，我的精神完全集中在工作上與學習上。

假期到來了，我很忙，可是你比我更忙。大家都為隆重舉行畢業典禮的節目而奔波。可是為着工作的需要，我們接近的機會更多了。就在那個時候，我發現你愛到山崗上去看日出。從此以後，我又看見了朝陽的紅光照在你的臉上，你的大眼睛在紅光中閃閃爍爍，像一對明燈，當時，我對你說：「清，你還記得嗎？我們在什麼時候曾經看過日出？」

「記得，記得，我怎麼會忘記呢？你看，我已經把那天早上寫的詩改寫了一篇朝陽的頌詩，妳看。」說着，你從袋裏掏出一本草稿給我。我回家後，連涼也沒沖就一口氣把它讀完了，你那優美的頌詩又一次深深地感動了我，我知道你詩中朝陽的女兒的形象就是我，我能被你的詩寫為朝陽的女兒，我實在感到驕傲，真沒想到，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女，而就能給一位詩人發揮那麼強烈的敏感。大姐看了你的頌詩之後也十分感動，她稱讚你的藝術才華，她讚賞你的豐富的想像力，和浪漫主義的描寫手法。最後她還說你的確是大海的兒子，沒有長期生活在大海上的不能寫出具有那麼雄偉氣魄的浪漫詩章。我聽了對你的作品的評價過後，心中自然是有難以形容的興奮，過後她緊緊地握住我的手，溫和而又友愛地對我說：「霞，的確，妳給了他無比的藝術創

造的活力，別辜負了他呀！」

「大姐……」我激動地叫她，擁抱她，她這重友愛的關懷正像我的母親那樣，我把頭依在她的懷裏，深深地感激她。

之後，我一連幾個晚上都睡不着覺。我太激動了，我的心時常跳得失去了節拍，我當時的心情正是像當初和你相識的時候那幾夜的失眠心情一樣，甚至還要激動，還要熱烈。我當時真想在半夜立刻起身去找你，向你表明我心中的情感，但我畢竟還是壓制了我的充沛的感情。

可是第二天，工作的忙碌，便又使我的心境轉於平靜，只要看到你或者想到你，心裏就感到無比的快樂與安慰。

在畢業典禮演出的前幾天，晚上校園裏特別幽靜，靜得連四角亭頂上的壁虎叫都聽得很清楚，在那竹林下只有我們兩個人，你突然告訴我你有句話要對我說。你有什么話盡管說吧！別說只是一句，即使是一百句，一千句，我都愛聽。但你沉默了一會，反而不說了，當時借着從竹梢頭斜下的月光我看清楚了你的臉變紅了，紅得就像是那朝陽的紅光照着你一樣。在幽靜的校園裏，我幾乎聽到了你急促的心跳。「說吧！你要對我說什麼呢？」我催促着你，但是你卻說：「還是留在以後說吧！別影響我們的演出工作。」

唉！清，我知道你心中要對我說的是什麼話，你還怕什麼呢？我一切都曾答應你的，我也正準備閉上了眼

睛，熱烈地和你接吻。但是你畢竟沒有說出你心中的話，當晚我有點失望。

演出過後，當天晚上，你約我出去，但我知道你一連拚了幾天，沒有好好的睡，所以我沒有答應你，我要你先休息，明天，我們再到海邊去談個痛快吧！

可是，我後悔，我當晚上沒有答應你出去，這可使我直到現在還後悔在心，深感內疚，因為第二天的陽光還沒出現的時候，暴風雨猛擊過來了，許多親密的夥伴們都被捲去了。

你知道當時的消息是怎麼傳的嗎？簡直令我傷心得肝腸欲斷，同學們都說你被帶走了，而且還受了重傷，要不是大姐在場安慰，我真會傷心得昏過去。

可是後來事實證明了你並沒有遭害，當晚半夜你是靠你的鎮定和機智逃走了。我這才放下心來。

當初，靠大姐和你的聯系，我還和你通音信。可是在這多風雨的年代裏，不久後大姐又在第二陣的風暴裏失蹤了，從此以後，我們便斷了音信。

沒有你在身邊，我雖然傷感，但我深信，你一定還在世上，而且還像一隻蒼鷹一般勇猛地活着，只要想到你還活着，我就有勇氣面臨一切的痛苦。

唉！轉眼間就是三年了，你現在在那裏呢？已經遠離了祖國？還是就在我身邊？

你知道嗎？我相信你一定會知道

的，在這三年裏，刮過了多少的暴風，我們失掉了多少親密的夥伴。我感到憤懣，我感到寂寞。

爲了打發我的時間，所以我便到這南中國海的一個漁村來教書。現在唯有那南中國海奔騰咆哮的大浪才能鼓舞我的心思，才能沖盡我心中的愁悶。我寄望大海的浪濤，能沖盡一切淫猥與污穢。

霞痛苦地回憶着往事，泪水佈滿了她的臉頰。月亮這時已升上了半空，亮晶晶地照着她的臉上的淚珠。

又一次，在這柔和的月光下，在這美麗的海岸邊，她彷彿感覺到清就在她的身邊，那熱情奔放的手風琴聲，那悅耳的誦詩聲浪，還有那晚會裏熊熊的火堆和盡情共舞的伙伴。可是，現在，一切都是幻影。

她伏在岩石上，傷心地哭泣起來。

其實，今天下午霞並沒有看錯人，站在魚棚邊的青年正是他，他曾飄落到這漁村來，也正和霞那樣，偶然會出現在這漁村裏，他是跟一個朋友到這漁村裏來捉魚的。

他在這裏才住上兩個星期。雖然這只是一個小地方，但也有點複雜，有了一個陌生人到來，就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尤其是在這個時刻，清到這裏來才住上十幾天，村長和另外幾個吃閒飯的人就向人打聽過幾次關於清這個陌生之客。所以清在這裏是住不久的，今晚天亮以前漁船要出海，也許他就會跟着漁船一塊離開此地。

自從今天下午他看見霞的時候，他暗中疑心她一定是霞，但他沒有過去和她打招呼。待他回到他朋友的家裏過後，便向家人打聽一下，才知道她是在最近才到這裏來教書的。

晚上，他乘着夜闌人靜的時刻，到她住的房裏去找她，但她不在家，他想，她會到那裏去呢？在這漁村裏她沒有親人，也沒有別的地方好去，除了海邊之外，還有什麼地方呢？對，今夜的日子又是那麼好！於是她到海邊去找她。

當他在岩石上找到她的時候，她正伏在岩石上哭泣。

「霞，霞，」他輕輕地叫着。霞猛地抬起頭來，清的影子出現簡直使她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啊！是你，清……真的是你嗎？清？」她伸過雙手去接清，但她遲疑了一會又把雙手縮回來了，「啊！夢，又是夢，我又在夢見他……」說着，她傷心地垂下了雙手。

「霞，的確是我，這不是夢，霞，清就在妳身邊。」

一時的激動，使她思潮失去了理智，清的出現的確是太突然，這如神話般的事實使她失去理智的控制。

「你真的是清嗎？你真的是大海的兒子嗎？我怎麼沒有看見你的大眼睛？你是怎麼會到這兒來的？你的手風琴呢？」她哭着說。

「霞，太陽還沒有出來，妳還看不見我的大眼睛。」

「啊，清，真的，您就在我身邊……」她終於伸出了雙手，把他緊

緊地擁抱着，她伏在他懷裏痛哭了起來。

啊！這姑娘，朝陽的女兒，多可憐啊！清緊緊地把她抱在懷裏，自己也流了滿臉的淚水。

久別的重逢，自然是快活的，但唯有這淚水才能洗淨彼此心中凝集已久的哀愁。霞仰起頭來對着清，她的小唇在淚眼裏微笑。

「清，我下午沒看錯人吧？」

「沒有，我當時不方便叫她。」

「現在，我們永遠不分開嗎？」

清先前的微笑消失了，他痛苦地搖了搖頭。

柔和的夜，突然被一陣惡鳥的怪叫聲破壞了，嚇得霞的心直跳。幾隻從惡鳥的魔爪中逃命出來的小鳥，在夜空中驚慌地到處亂飛。

「清，這幾年來，你過得怎麼樣？」霞注視着他的神色，關切地問。

清沉默了一陣，嘴角裏露出苦笑的神色，他說：「這幾年來，就像剛才那幾隻小鳥一樣，有幾次差點兒被惡鳥的魔爪抓住。」

霞聽了這話，又想起了剛才才令人可怕的惡鳥的怪叫聲，於是她胆寒了。她緊緊地抱着清的臂膀，好像深怕他從她的懷中被奪走似的。於是她感到害怕與不安。

「清，我怕，我怕……」

「用不着怕，霞，勇敢點，世界上沒有什麼會令人害怕的事情，最多不過是犧牲一條生命。但生命是可貴的，沒有崇高的代價，決不輕易犧牲。」

霞用着溫柔感激的眼光看着他，

在他的面前，她感到幸福又回還到她的身邊。於是她說：「清，三年前的那天晚上，你不是有話對我說嗎？現在，你說吧！你說什麼我都愛聽。」清聽了她的話，又突然沉默了。他又好像有什麼心事一般，緊鎖着眉頭。

「你說呀！清。」

「我，霞，我沒什麼對你說的。」

「沒有？你說吧！清，你那天晚上我還聽見你的心跳。」

清痛苦地沉默起來。

這沉默是多麼的令人窒息，令人難受啊！霞又傷心地流出淚水。

「霞，三年前和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霞聽了後哭着道：「別說現在吧！你告訴我，三年前的那個晚上，你要對我說什麼？」

「三年前，我要對妳說，我愛妳，霞，可是現在——」

「現在，你為什麼不說？」她沒等他說完緊緊接着說。

「現在，我不能說，霞，我怕連累妳，妳看我目前的處境，就像一隻被獵人追趕的蒼鷹。」他激動地說到這裏，停了一會，嗓子變低了，「現在不比從前那樣，這場風暴，也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霞，我心裏很矛盾，我自己可以赴湯蹈火，可是我就不忍見妳受罪。」

「不，不，不，」她痛苦絕望地說：「清，今天好不容易才見到你，你別再令我傷心吧！我願和你過大海，一道上刀山，清，就是有天大的災禍，我也願意和你共同担受，相信我，

清，別再使我痛苦……」

清感動地，用信任的眼光看着她。月亮溫和地照着她，她的淚眼裏發出地依偎在他的懷裏，她的唇角裏發出幸福的微笑。於是她輕輕地說：「清，吻我吧！我已經等待了三年了。」他們終於陶醉在熱吻中。霞閉上了雙眼。

又一陣惡鳥的怪叫聲驚醒了他們熱烈的親吻。霞把眼光移到惡鳥發出怪叫的椰林裏，那黝黑的陰影使她心寒。

「別怕呀！霞，黑夜在朝陽出來以後就會消滅的，別怕！勇敢點，堅強點，你知道朝陽是怎樣出來的嗎？她要越過大海後面重重的高山，撥開厚密的雲霧，然後才在大海上出現。」

他堅強的聲音立刻又越走了她心中的陰影，她信任地，微笑地向他點頭。

一切又歸於沉靜，沉靜得可以聽到他們心跳的聲音。忽然從遠地傳來了一聲雞啼。

「天快亮了，清，我們一起看日出吧！」

「不，趕不及了，漁船在天亮以前就要出海了。」

「不再回來了嗎？」

他向她點了點頭。

「那麼，再吻我吧！清，當你還沒有離開我的時候。」

天亮了，太陽就要從大海的水平線上升起來了，清這時已不在霞的身邊，他的漁船已開走了。那漁船正在晨曦中向着東方卜卜地前進。

一輪殷紅滾熱的太陽升上來了，她這朝陽的女兒默默地、溫和地向着的紅色的太陽望得出神，朝霞帶着慈祥的笑臉，把第一道紅光照在她的臉上，她臉上的淚珠閃着紅光，她在晨光中向着朝陽發出幸福、堅強的微笑。那隻漁船繼續勇猛地向着殷紅的太陽前進。太陽繼續高升，熱和光充滿了大地，也充滿了她的心。

一九六五年二月重修於詩巫



舞 蹈 界 需 要 理 論 人 才



樓 玉 范

理論是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沒有實踐就不會有理論。只有把實踐經驗作出科學的總結，整理出完整的科學理論，才能更好的去指導實踐。理論指導實踐，實踐又反過來檢驗理論的正確性，同時也豐富了理論本身，這樣反覆的互相作用，使理論不斷的豐富和不斷的發展。這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辯論關係，沒有弄通這層關係的人是很難把工作搞好的。但必需指出，所謂「理論是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這句話，並不是說每個舞蹈藝術工作者都必須從頭做起，在工作中慢慢地摸索，等到有了很多年的工作經驗之後才去總結。事實告訴我們，有很多在舞蹈界工作了很多年的朋友對於舞蹈理論還是漠然不知。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舞蹈創作，不知道演員創造角色是怎麼一回事，不知道所謂人物形象是什麼東西，不知道什麼叫做民族風格，不知道個性與共性的關係，不知道要如何解決本邦舞蹈界的困難及如何推動本邦的舞蹈藝術。他們是有一套經驗的，但卻無從總結，因沒有理論等於沒有方法，他們不知道那些經驗是重要的，那些是不重要的，更不必知道總結應該如何着手。在排演節目分析腳本的時候，總是一套老經驗老公式。做起文章來也是這樣，寫了滿滿的整張紙，但叫人看起來卻不懂那裡面講得什麼東西。可以看出，並不是工作時間久了的人就有理論。不肯努力學習的人，也就永遠都不會有理論。另一點應該指出的是，所謂「理論指導實踐」這句話，並不是說學理論的人就是指導者，或領導

者，導演和演員以及創作者是受指導的，或這些人是受理論家領導的。這種想法是很機械的，而且是錯誤的。並不是理論家才需要學理論，演員，導演和進行創作的人也應該學。理論水平高並且具有豐富經驗的導演，他一定能夠輕而易舉的把一個節目排好，而且能夠獲得很高的評價；反之，則只有靠大膽靠經驗的蠻幹硬拼。當然，在某些意義上說，理論工作者是具有指導性的，他能夠對演員，導演和創作者指出優缺點，提出解決缺點的方法。但是這項批評工作並不是只有理論工作者才能夠做，演員，導演和創作者也是能夠執行這項工作的。有時候演員，導演和創作者也對別人的批評提出反批評。總之指導與被指導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絕對的，它們之間是會互相轉移的。因此，有些舞蹈藝術工作者害怕別人學理論，害怕別人批評和提意見是很不對的；另一方面，有些人抱着不良的觀念來學理論，以為學了理論就能夠「指導」別人或「領導」別人，這樣更不對，這是兩個錯誤的極端。

我們說理論是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意思並不是單單總結自己個人的工作經驗，而是總結全國人民的工作經驗，全世界人民的工作經驗，甚至總結有史以來全世界人民的幾千年的工作經驗。前人總結了前人的工作經驗，我們要總結前人的工作經驗。前人的幾千年的工作經驗，是可能總結出完整的科學理論的。我們應該努力學習理論，學習前人的工作經驗，學習前人的工作方法及解決困難的方法，只有學了這些功夫之後，才能夠總結自己的經驗，結合自己的經驗去更好的執行我們的工作。只有這樣，才不會在工作中發生白費氣力和事倍功半的現象，相反的能夠幫忙我們在工作上掃除障礙，使我們的工作更快更好和更有效地向前發展，收事半功倍之效。

一路來，舞蹈界的朋友對於理論方面的學習，氣氛非常低落。客觀環境的困難當然是重要因素之一，但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如：「學理論就是鑽牛角尖」，「學理論的人只會講不會做」，「學理論是可以，但不要太專」，「理論太枯燥了，很難學」，「本邦沒有舞蹈理論，叫我怎樣學」，「……等。此外，有些人還常常給那些想學理論的人套上種種帽子，如「空頭理論家」，「田園詩人」，「想當專家」，「……等等。真是五芳八門，不一而足。應該搞清楚，真正鑽牛角尖和只會講不會做這兩種人，和真正要學理論的人根本沒有任何共同點。那兩種人學理論首先就用心不純，他們學理論的目的只是要去欺壓別人，而真正要學理論的人是要解決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困難，他們的出發點是正確的，他們是站在為人民大眾的立場，站在進步的文化事業的基礎上去學理論，這種人我們應該加以表揚和鼓勵。把學理論和鑽牛角尖和只會講不會做的人混為一談是錯誤的，不正確的，是有害於我們的舞蹈運動的蓬勃發展的

。這種言論我們應該制止。「學理論是可以，但不要太專」，這是什麼意思呢？學理論爲什麼不要太專呢？難道專心學習理論不好嗎？這種說法是非常錯誤的，說這種話的人除了暴露自己的孤獨寡聞和懶惰之外，一點好處也沒有。至於說理論太枯燥太難學，本邦沒有舞蹈理論不能學，這種說法也是很對的，這說明說這種話的人的責任感很不够，沒有堅毅勇敢的精神，沒有克服困難的信心。要獲得一件東西就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要獲得理論也要化一定的勞動力和精神。只要有耐心有責任感，時時刻刻的意識到我們的工作是爲人民大眾，爲了美好的將來，努力學習深入研究，不斷的培養興趣，那麼上述困難必定會迎刃而解。針對一個人和他的工作方法提出批評是應該的，只有不斷的提出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工作不犯錯誤，使我們的工作能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但是提出批評要有原則，要看得準，要批評得中肯才能說服對方，使對方知錯改過，不能夠毫無原則的在別人頭上亂扣帽子，任意的破壞別人的聲譽。脫離原則的所謂「批評」是不會中的，除了引起混亂之外什麼也得不到的。

有一個問題很值得提出來和大家研究：在舞蹈界裡面假如有一部分人出來專門從事理論方面的研究和著作，是不是很有意義的事呢？我覺得這是毫無疑問地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只要檢討一下本邦舞蹈界目前的情況，我們就會知道這不但意義重大而且

是迫不及待的事。每一個舞蹈工作者，一開始就當演員，過了一二年就當導演，一直搞下去還是老樣子，除了增加一些經驗之外什麼也沒有增加。他們不可能在參加工作以前或在工作當中學習一些理論。並不是他們不肯學，而是限於客觀困難，沒有足夠的材料供他們學。這重嚴重現象在目前舞蹈界，是妨礙舞蹈藝術運動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我們不妨去看看本邦其他藝術部門的工作情況，來作個比較。文藝界，擁有不少的理論家，所以文藝界的創作數量相當豐富。戲劇界，也有一部分專門從事理論工作的人，所以戲劇界的工作一般上比舞蹈界好些。音樂界和舞蹈界一樣，缺少這部門的工作者，所以在工作一般上都不大理想。這些事實說明，缺少理論的指導，要把工作搞好是困難的。

世界上有很多偉大的藝術理論家，他們的不朽的藝術理論著作，對於推動世界藝術運動走上正確的道路，產生了無法估計的巨大作用，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勃夫，斯且尼斯拉夫斯基，茅盾……等這些偉大的人物中間，有些只從事藝術理論的研究和著作，但是他們的著作對於世界現實主義藝術運動的貢獻，是無法估計的。誰敢說他們的研究工作是鑽牛角尖？誰敢說他們只會說不會做？誰敢說他們是空頭理論家，誰敢說他們是田園詩人？無須再引經典來說明，他們的工作是偉大而崇高的。那些以「老」賣「老」的人，那些亂給別人套

帽子的人，爲什麼不看看這些事實，把這些事實當面鏡子來照照自己？我們再來看看目前中國舞蹈界的情況。目前中國舞蹈界不遺餘力的培養理論家和批評家，把這項工作和培養舞蹈演員和導演視爲同等重要。其原因就在於：沒有理論部分的工作，就不能全面的發展舞蹈藝術。本邦舞蹈界也一樣，由於缺乏人手去從事理論方面的研究和著作，因此妨礙本邦舞蹈藝術活動的全面發展。本邦舞蹈界無法克服在藝術上所碰到的重重困難，常常使人感到本邦的舞蹈藝術一直停留在一定的階段上，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舞蹈理論。

曾經在一個偶然場合裡，碰到了兩位從事舞蹈藝術工作的朋友，和他們談起舞蹈界的情況。問起他們，爲什麼不把一些工作經驗或感想寫下來，讓別的朋友當作參考資料。他們說：「生活的奔波已經吃不消了，又加上業務工作（指排練及演出工作）的繁重，那裡還有時間來從事這項工作？」這兩位朋友的談話，的確反映了本邦舞蹈界的普遍現象。這種感覺，是本邦每個舞蹈藝術工作者都普遍地感覺到的。我們所處的社會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藝術活動沒有受到普遍的重視，有時候甚至還會受到某些人士的敵視，並以種種藉口加以禁止。而藝術工作者（包括舞蹈藝術工作者）而放棄了這項神聖的工作。另一方面，本邦從事正派舞蹈藝術工作的朋友大多數是思想進步，富有工作熱情的人，常常要負担很重的的工作。這本來

是好現象，但是沒有人從事理論工作又不可以，從這裡面，難道我們沒有感到分配工作的重要嗎？顯然，沒有工作崗位的分配是不行的，否則便談不上全面發展，便會發生混亂的現象。當然，我們不能夠叫全部舞蹈藝術工作者都投入理論研究和著作的工作崗位上來，因爲理論工作只是全面發展舞蹈藝術的不可缺少的一個因素而已。

沒有改革社會的運動，就不會有改革社會的理論；反過來說，沒有改革社會的理論，也不會有改革社會的運動，也就是說不能完成改革社會的任務。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展開是辯証地發展的，是兩樣東西互相作用互相影響。大家都知道，藝術是改革社會的有力工具，在藝術裡面，理論和實踐的關係也是這樣的。沒有前人的藝術活動，就不會有今天這樣豐富的藝術理論；沒有這樣豐富的藝術理論，也就不會有現在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的藝術活動。這些豐富的藝術理論，總結了幾千年來人們從事藝術活動的工作經驗的精華。我們應該好好的利用這些精華，好好的學習這些理論充實自己，武裝自己，使自己成爲一個無堅不摧的堅強戰士。我們不要採取閉門造車的態度，不要採取閉關主義的落後方法，應該放棄經驗主義的蠻幹硬拼的工作方法，應該充分的利用這些豐富的理論寶庫，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外國的理論包括原則性的東西，也包括特殊的東西。所謂原則性的東西，就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一般真理，我們要吸

收這些準則，用來幫助我們克服工作上的困難，改善我們的實踐；所謂特殊性的東西就是外國的特殊經驗，這些特殊經驗是在外國的特定的客觀環境中工作經驗的總結。這些特殊經驗在某一個國家裡可以行得通，但在另一個國家中就不一定行得通。學習理論的時候要時時注意，不要把那些特殊經驗硬套在本邦舞蹈藝術工作上，否則就要犯經驗主義和公式主義的錯誤，吸收原則性準則時，不能生吞活剝的硬搬硬套，學習特殊性的東西時不要犯經驗主義和公式主義的錯誤，必須善於堅持原則，靈活的使用這些原則，使它融合於我們的工作之中，使它在我們的工作上發揮巨大的作用。

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關係是相對的辯証的，互相影響和互相作用的。理論來源於實踐，但理論却能指導實踐，實踐又反過來檢驗理論的精確性，同時又豐富了理論本身，這樣反反覆覆的互相作用，使理論和實踐不斷的向前發展和不斷豐富。學習理論目的在於使我們的實踐活動不致於發生困難和產生錯誤。但理論必須跟實踐結

合，學習外國的先進理論，目的就在於和我們的工作相結合，然後總結我們的工作經驗，使之成為我們的理論。在這方面，就要求我們的舞蹈藝術工作者必須時時刻刻的關心本邦的舞蹈活動，必須參與這些活動。我們應該具有批判的精神，必須分出精華和糟粕，然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用批判接受的方法，使理論成為我們工作上活的武器。

最後要強調的是：舞蹈理論的研究工作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不是一天二天或一年二年所能完成的，而是一件非常艱巨繁重的工作，同時也是一項長遠的工作，不是一二個人所能完成，而是要很多人共同努力，要用很多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的。我們應該把培養理論人才和培養演員及導演的工作同等看待。舞蹈理論工作者必須要有刻苦耐勞的精神，要有堅定不移的意志，努力學習和深入研究先進國家的理論，並且要時時刻刻的關心和澈底的瞭解本邦舞蹈界的情況，把學習研究得來的理論去研究和分析本邦的舞蹈藝術活動，並作出總結寫成理

論文章，成為本邦的舞蹈理論。本邦舞蹈界是非常需要理論人才的，無論客觀上或主觀上都有這種要求。我們不要重蹈覆轍，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不要再說學習理論是鑽牛角尖，不要再說搞理論的人只會講不會做。過去搞舞蹈藝術工作的朋友個個都吃了不少虧，走了不少冤枉路，應該吸取過去的教訓，不走冤枉路，不打沒有準備的戰，不做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不做事倍功半的工作。應該節省精力，把精力集中在搞好他們提高的工作上面，而不是白費精力，把精力化在在黑暗中慢慢摸索的冤枉路上。舞蹈理論工作者的任務不僅是寫批評文章批評別人，更不是寫文章來隨意罵人，更重要的是寫一些研究論文，提供研究資料，介紹舞蹈理論給我們的演員及導演，及時的解決舞蹈工作上的困難。如：什麼是民族風格？舞蹈演員應該怎樣進行角色創造？應怎樣排練節目？要怎樣進行舞蹈理論研究？怎樣分析劇本？……等

。這些都是迫切要解決的最基本同時最重要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到目前還

沒有很好去解決。應該讓更多的舞蹈理論工作者在本邦的藝術園地上大量湧現，及時地解決在工作上所碰到的困難，及時地滿足觀眾的要求而創作一些反映本邦現實的藝術作品，完成藝術服務人生的任務。過去，有些人要求文藝界的朋友們幫忙，寫一些舞蹈理論讓他們閱讀和參考。事實上這是不通的，因為搞文藝的朋友們並不熟悉舞蹈藝術的特點，要幫忙也是無能力。過去的事實証明了這一點，證明這是不通的。舞蹈界本身應該擁有自己的理論家，因為這是舞蹈藝術工作的不可缺少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現在應該停止重彈老調的時候了，是應該停止說搞理論沒有用這種話的時候了，應該說舞蹈理論這項工作是很重要的有意義的工作，應該鼓勵更多的人去從事理論的研究和著作的工作。使我的舞蹈藝術活動更蓬勃更迅速地向前發展，使我們的舞蹈藝術像夜空中燦爛的明星一樣，永遠閃耀着迷人的光輝。

稿于一九六四年五月
修於一九六五年三月



君子好逑 (獨幕劇)

· 開心人 ·

劇中人物

陳一萬——「教育原理」講師

公孫然——「視聽教學」講師
鄭喻貴——「文學史」講師
一群女生

地點：某師範學院講師休息室
時間：上課前與下課後
幕啓：陳一萬，公孫然，鄭喻貴，同在

陳一萬：孔夫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非也。我看這句話倒是應該改為：『假我數年，五十以追求。』嘿！公孫兄你看，如何？

公孫然：嘻嘻！改得好。像我這樣一個佛教徒，即使美色不當前，都難免會忘掉佛祖他老人家的，何況……

陳樸萬：何況一班里面有那麼幾位可人兒，瞧着那般姿色，聞着那股香氣，聽着那陣笑聲……叫人如何不、循循善誘！哪？哈哈！

公孫然：一萬兄請打開我的心靈。（兩人囁囁深談，鄭喻責上）

鄭喻責：你們兩位又在研究『教育原理』嗎？

陳一萬：不錯，我們先研究『原理』而後……哈哈！

鄭喻責：而後『教育』，是不是？

陳一萬：喻責兄不愧為大作家，眼力過人。

鄭喻責：（微笑）哪里哪里。說老實話，你們兩位的新『教育』對象，不知可否介紹過來呀？

公孫然：修『視聽教學』的女生頗多……

陳一萬：公孫兄的艷福不淺，令人眼紅……

鄭喻責：簡直令人神往……公孫兄，我先……

陳一萬：公孫兄，我先……

公孫然：嘻嘻！我自己先。你們等將來有機會才來認識我的女才子吧。（哼流行歌曲『江山美人』下）

陳一萬：中華民國卅七年，我任南京高等法院法官。有一天，我從三民主義憲法的卷帙里拾起頭來，哎呀！彷彿老天爺用我桌上的驚堂木猛然一拍，我為之震動。嘿！嘿！我瞥見一個女人、女人……

鄭喻責：（極感興趣，插嘴）那女人怎樣？

陳一萬：那女人好不厲害，一下子吸去了我，我……

鄭喻責：（又插嘴）什麼？

陳一萬：我的心。你替黨國辦過差事，當會了解到，一個法官對待政治犯時的心是冷酷的。然而，在某種情況下，法官的鐵石的心也會被標緻的容貌招惹得甜滋滋的。就是這種甜滋滋的感覺令我千方百計去追求那個千嬌百媚的女人……

鄭喻責：這種心情是妙不可言的……

陳一萬：然而不到一個月，我在上海找到更風騷的美人兒，南京這個，也就拋棄了。

鄭喻責：（嘆息）噢！

陳一萬：（驚奇）噢！這有什麼值得為之嘆息？拋棄一個女人，只當作丟掉一張廢紙就得了！君不見，窈窕淑女」而君子本來就好迷。只有村夫之見，才把我們當作教育界敗類。如果我們這種風流韻事，被罵為敗德喪行，則教育界敗類太多了！（奸笑）嘿！嘿！嘿！……喻責兄呀！你為何嘆息？

鄭喻責：你提及南京，使我悲從中來。我嘆息，神州沉陸，幾會回首，『想佳人妝樓顛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追往事，嘆今吾』，『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噢！（不勝惆悵）

陳一萬：（感慨）唉！『人世幾回傷往事』……算了！還是談女人，莫提往事。

鄭喻責：剛才難過一陣子，你最後一句話立刻使我快樂起來。憑良心說話，我隨時留意，隨時追求。即使是驚鴻一瞥，也務必查出哪一班級，姓甚名誰，家住何處。然後天機妙算，令孔明甘拜下風……

陳一萬：（作會心微笑）倒要領教一下……

鄭喻責：『靜女其妹』，俟我于『麗都』就是說，約她在麗都戲院面談。但在邀她時應

該暗示一下失約的後果。你知道，『一科不及格則不能畢業』這個規則，給予我們何等大權！凡逆我者『殺』，而順我者畢業矣！一萬兄，我這幾年來可謂稱必如意！

陳一萬：不過是雕蟲小技。即使你能够『令孔明甘拜下風』，也非向我『甘拜下風』不可！你是私下約她，我卻是在班上當衆指名指姓，把時間地點也說了。儘管那女生嬌羞萬狀，却教人不勝憐愛。哎呀！喻責兄，你真是『小巫見大巫』啊！

鄭喻責：但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能作詩、寫小說。在追求的胆識上輸你，在背誦方面，你是望塵莫及的。

陳一萬：（氣憤）你背誦得出三民主義憲法麼？

鄭喻責：（氣憤）你會背莫里哀的『唐璜』？（公孫然抱錄音機入，聽錯『唐璜』兩個字音）公孫然：喻責兄，你說什麼『彈簧』？

鄭喻責：（不耐煩）我說的是莫里哀的劇本『唐璜』。（見公孫然不能了解）『唐璜』就是唐朝的『唐璜』，『璜』就是裝璜的『璜』，唐璜是這劇本的主人公。這個唐璜呀，每個月都要結一次婚……

陳一萬：（讚嘆）哦！

鄭喻責：『唐璜』這部劇本，我百讀不厭地爛熟到標點符號都記得。嘿！待我表演一下驚人的記憶力……

陳一萬：（旁白）現在我只好聽他吹牛了！

公孫然：喻責兄，我替你錄音……

鄭喻責：（踱方步，開始背誦）『怎麼？難道你要我永遠守着第一次愛上的人？爲了她我就得跟世界隔絕，任何人都不許再看？』（站住，喃喃自語，屈指計算）

這里跳過一句，整整十六個字，加上一個支點。（跛方步，繼續朗誦）『把自己一輩子埋葬在唯一的愛情里面，年紀輕輕就在其他一切能讓我們賞心悅目的美女面前變成死人，這能算做一件體面的事情嗎！』（搖頭，語氣堅決）『不！平生不二色，只有那種愚蠢可笑的人幹着才合適；所有的美女都有博得我們歡心的權利；』（三人同時點頭，微笑）『一個女人絕不應該因為自己是第一個受到別人的青睞，便剝奪了其他美女對於我們的心應有的權利。』（站住）我還要背誦出更精彩的一段……

陳一萬：（急切地）請不要耽擱時間。

公孫然：嘻嘻！我又得忘掉佛祖他老人家了。

鄭喻責：（跛方步，大聲背誦）『儘管我已經有了婚姻的約束，但我對於某一個女子所發生的愛情並不能禁止我的心靈去賞識另外一個女人，那樣做是不公道的；我留着這對眼睛來看所有的美女的才貌，並且對於每一個漂亮的姑娘都要順着天性的要求，給她們以種種的敬意和酬報。』……

陳一萬：『順着天性的要求』，哈哈！這是符合

公孫然：『視聽教學』也強調這點。哎喲！佛祖

鄭喻責：（站住）請兩位雅靜！

陳一萬：（扮鬼臉）噓！

鄭喻責：（跛方步，繼續背誦）『歸根到底，剛剛發生的愛情是妙趣無窮的，愛情的可貴就在它那種變幻無常里面。』（站住，雙手按住胸膛）『我的雄心跟攻城略地的野心家一樣，老是想從一個勝利飛到另一個勝利，絕不肯把自己的願望加

以限制。……並且跟亞歷山大一樣，我衷心盼望能有其他的世界，好讓我把愛情方面的勝利擴展到那里去。』（大聲叫嚷）哦哦！愛情呀！愛情呀！……

陳一萬：（好呵！精彩！哈哈！）公孫然關掉錄音機）

鄭喻責：（得意，狂笑）嘻嘻嘻嘻！（收斂笑容）不到這間師範學校，你『怎知春色如許？』（吟詩）『紅袖霞飄彩，翠裙香散靄』，……（一群女生從休息室外經過）啊！室外脚步声，『疑是玉人來』！

陳一萬：（哈哈！妙哉！『疑是玉來』！）

公孫然：（哈哈！妙哉！『疑是玉來』！）

明天一早我來叫醒妳

——寫在母校為紀念廿五週年校慶「美化校園」前夜

· 方駿 ·

從窗口照進來的月光，
輕撫着妹妹的小床；
看她長久地輾轉不眠，
想是有什麼心事激動着她的心房？

『快安睡吧，我的好妹妹！
看妳緊板着臉，圓睜着大眼睛，
可是測驗不及格，被先生責罵了？
別發愁，明天哥哥幫妳溫習功課！』

冷不防她衝着我從床上躍起，
大眼睛裡閃射着自豪的光芒：
『誰要你幫我溫習功課，
先生稱讚我讀書最賣力！』

『不然為何遲遲不睡，
莫不是那個小伙子得罪了妳？』

鄭喻責：（吟詩腔調）只有大痴呆，才將那『窈玉偷香心，改、改、改！』如要我『歡娛一笑拚千金』；『我還是買、買、買！』（淫笑，丑態百出。）

公孫然：嘻嘻！我也要買……

陳一萬：（模擬鄭喻責腔調）只有紀慶正那隻大蠢牛，美女他撈不到，反而挨了一頓毒打，跌下水溝，可憐他，跌得眼腫耳破、嘴歪鼻塌，又飽嘗污水，哎呀！老天爺！豈不教人笑哈哈？

鄭一責：（吟詩腔調）只因他，不懂『教育原理公孫然』：『不學吾輩，十年一覺星洲夢，贏得學校薄倖名。哈哈（三人狂笑，幕落）』

『哼！看你想那裡去！
我是担心明天睡遲了……』

『哦——要和同學去遠餐？！』

她却笑開了口，一個聲音飛進我的耳裡：

『要去美化校園，拔草、填泥……
要把中正湖畔點綴得更加莊嚴美麗？』

『多美麗的靈魂呵！我的好妹妹！
快安睡吧，明天一早我來叫醒妳。』
妹妹睡熟了，月光輕吻着她的圓臉，
一絲安祥的微笑掛在她淡紅的唇邊……

我應當振作起來

紅冰原

「原，無論如何，我們得幫你完成今年的學業。」志明急燥的說道。

斗室裏的氣紛異常沉鬱，掛在牆壁上的魯迅的肖像，臉孔似乎顯得更嚴肅了。老劉伏在案上抄寫，這時停了筆，對着我說話：

「你再想想吧，像你這樣經驗不夠，年紀又輕的青年，打算在這入浮於事的社會裏找份工作，是談何容易呢？」

兩位好友百般的規勸，使我說不出的感動。我是個失去慈父的孩子，可憐的母親是我唯一依靠的人。今年，我就讀中學中四年級，沒想只唸完第一學期，二叔竟反臉無情，辭掉媽的洗衣工作，家里的生活用費成了問題，我跟着不能唸完中四了。今晚，我對着相處幾年的好朋友——志明和老劉表明我的處境。但是，他們的決定是：要資助我唸完中四為止！

但我怎樣能接受他們的一番好意呢？我陷入痛苦的沉思裏……

我了解他們的處境，就以大個子志明說，他是個在建築工場上挑泥灰的工人，每月的工資不過是百出元，除了自己的用費以外，還要負擔家庭的開銷，這已經是够困難的了。現在，他竟然不顧困難，慨然的想幫助我。我深深體會到他們那火頭熱的

心，那股捨己助人的感情，但是，難道可以為着我個人的利益，來增加他們精神和肉體上的負擔嗎？

「不，我不能再唸下去，反正我得找份工作，減輕媽的担子，而且，一切似乎經過安排的，人有什么力量去改變呢？」

「原！」
志明走了過來，漲紅着臉，顯然生氣了。

「你爲什麼這



樣固執，把你我的朋友，看得這般賤，以爲我們一分錢大過牛車輪嗎？你

說……原，也許我太衝動了吧。但是，你得原諒我胸中隱藏着的一股怒火，我也不知對你們提過多少次了……我母親是靠賣米粉，儉省節食的供給我唸中學。她老人家總以爲得了一張文憑，就可以找份比較好的工作，但是，她老人家怎知這個時代的骨子裏是什麼呢，想不到，我還未畢業，就被學校開除了！罪名是什麼參加非法活動，你說這世界還有

什麼公理和人權呢？我母親的夢幻破了，她瞞住我哭，可是臃腫發紅的眼睛卻瞞不住我。原，你想想，當時我是怎樣呢——我幾乎把拳頭捏出汗來。後來，我在家呆不下去了，對我媽說：「我去搵食，有什麼幹什麼……。」這樣，我離了家，幹上這行，老劉因替公司抄賬，我們便認識了。原，我們是受苦受難的朋友，尤其是你，原！我不能讓你嚐那失學的苦味，更不能眼看你母親受這麼大的打擊，而袖手旁觀。」

志明的兩粒眼珠睜得要掉出來，他忽然止住話，屁股往椅子上一坐，接着「啪」的一聲，他舉起手，出力打在自己的大腿上。

我再次給這故事感動了，整個人陷於靜默。我媽何嘗不是和志明的媽一樣視望着他們的兒女畢業了，就能拿着文憑找飯吃。可是，在血淋淋的現實中我睜開了眼——這是不可能的。唉，一旦我失學了，媽的夢想破滅了，她不知多傷心啊！……是呵，自從從媽失掉工作後，我見媽終日愁着臉龐，長吁短嘆，有時還發現媽的眼角沾滿淚珠。唉！恨爸爸死得早，拋下我們可憐的母子，啊！爸，你太忍心了……

「志明，發什麼脾氣，這不是時候呀？」老劉走了過來，拉了一張椅子，叫我坐下。他舉止穩重

，像一個經歷過風霜的老年人。他待我很好，我像弟弟對哥哥般的敬愛他。「亞原，聽我的話，我們相處也有兩三年了，雖說我們是普通的隣居朋友，但這幾年來，我們可像親兄弟般的相處在一起！你還記得你媽初次帶你到這兒來，還囑咐我照顧你啊！到如今，你年紀不輕，也有一定的見識，還得我照顧嗎？」

我不自然的對老劉報以一笑，他又說道：

「現在，你只剩下兩學期就畢業了，在學業上總算可告了一個段落。假如，你不設法克服困難，再繼續唸下去，便成唸了個有頭沒尾的書。而且，你母親三年來的苦心，不都化成泡沫了嗎？是不是又給他老人家多一次的打擊。」

「唉！母親的命太苦了！」我嘆出聲來。

「再說，你二叔這種人，在現今的社會裏，我們隨處可見。他開賭館，走私販毒，而表面又是大慈善家，走到那裏，都以名流雅士自居。這種人的利益和我們的利益，根本是矛盾的。而你二叔，當然是反對你參加對大眾有利的工作啊！」

「這根本不關命運，這是現實的問題。我們得面對它，和它戰鬥！」老劉說得有點激動，他瘦削而青黃的臉孔，也泛起紅暈來。

我感到眼眶濕了，朋友們偉大的愛，使我忽然感到熱血奔騰，對現實也充滿了活力。一向來，我覺得自己的意志太薄弱，而且，充滿了太多宿命論的思想。雖然，朋友們一再，再而三的指正我，但我消滅不掉它，大概是母親影響我的太深吧，現在，我面臨被現實考驗的時刻，而這現實的後面是一支支毒辣的刀，難道我就屈服了，任由刀子宰割？這是人爲的，不是命運啊！我豁然猛悟，接着快步的走過去，握住老劉尋快明烘熱的手，激動的說：

「好，我不要辜負你們的好意，我必須奮鬥。」

志明聽我答應了，高興的撲緊我的臂膀，說道：「剛才我的脾氣不好，別怪我吧！」

我怔住，淚水奪眶而出；沿着臉頰流下。我沒擦它，這是我的回答呀！

朋友們這種偉大的愛，太深切，太有力了。我相信，在這苦難的時代裏，到處充滿着這不小常的愛。它是一種頑強戰鬥的訊號，一支使人奔向美好將來的戰歌。

我聯想到這愛的反面了，憤怒的火，在心中象中燃燒起來了……

二叔好滑的臉孔，母親因哭泣而抽動的背影，



夕陽在叢林西邊下沉了，天空歸巢的飛鳥，地上的雞和鴨，都直叫個不休。

當月亮靜靜掛在天空的時候，我聽到「谷，谷，谷，谷」令人聽了心寒的貓頭鷹的怪叫聲；這種鬼鳥，每晚都從對面森林裡飛到我家屋頂上，不停地嗷嗷亂叫。偶爾這難聽的聲音，也要即刻停止下來的，那是當我家老黃狗吠了一聲的時候，接着其尾巴搖動着，彷彿很喜歡似的，雙眼直望着膠林處出現的幾個人的黑影，這幾個黑影看不清楚是什麼人？但習慣了，自然我們也就懂了；人影沿着彎曲高低狹小的途徑，徐徐向着我家走來；這幾個人，似乎有些像打獵的，但他們卻從來不帶獵狗，手上也從來不見有拿着被打到的野獸或飛禽。然而我總是知道他們是打獵的，打一些人不喜歡的東西。他們在這荒涼的地方行走，實在太危險了，因為其時正值非常時期，我真爲他們擔心，然而這只不過是我主觀懷着這樣的憂慮而已，其實當這幾個狩獵隊經過我家門口時，我打開窗向他們探望，在淡淡月色底下，朦朧間，仍然可以察得他們那和藹又嚴肅的面上，並不會有任何一個的神情帶着半點懼色。他們很快的沿着小徑繞過池塘邊，穿過矮小叢林，

山芭的夜

·工人·江夏·

彷彿同時出現在我的眼前。

這怒火將不會熄滅的呵！我把他們的手握得更緊了。我望着他們樸素、堅毅的臉孔的，深覺得他們和二叔是水和火，根本不能相融的……

我把視線移到魯迅的臉上，我想着，想着他講的話：「不在沉默中爆炸，就在沉默中死亡。」對我應當振作起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在黑夜裡消失了……

住在這山芭裡，夜，每晚都是同樣的，然而在同樣的夜裡，有時却發生不同樣的事。

我腦海裡記得特別清楚的是——有一晚，正是霖雨連綿的時候，膠林中的深處，嗚嗚的猿猴哀號聲，叫得特別淒涼，風聲呼呼地從板縫隙吹進來，房內那盞油燈，掙來掙去，幾乎被吹熄了。滴滴達達的雨聲，也不停地响着，在茅屋椽上的老鼠總是跑來跑去，廚房處那個水缸下面的蟪蛄也不時叫出聲來。夜深了，離我家不及半里村外的狗聲吠得很厲害，不多久，我家的老黃狗也吠了，吠聲很大，猶如發覺什麼鬼怪似的。

「碰碰，碰碰……」那是敲門聲，風這時候刮得更猛烈，老黃狗更是汪汪地吠個不停，家人都被驚醒。在這時候，我緊緊依在母親的身邊，姐姐也都靠攏來聚集堆在一起，心裡很是害怕；爸爸裹頭了一下，帶着驚惶的神色，來給外邊敲門的來人開門。

「啞」的一聲，門開了，闖進來幾個神色惡煞的傢伙，他們身穿着很長的黑色雨衣，袋中，腰間都掛滿了些什麼東西，手上都持着長短不一、奇形怪狀、不似獵鎗的東西，但又有點相似獵鎗。有幾個把守門口，照這種情形看來，相信已團團將我們

這間茅屋包圍住了。

闖進來的幾個傢伙，把房內所有的皮包、木箱都被翻了一通，我心裡這時候起了懷疑，「來者是什麼人，要幹什麼？」我想阻止，但在這個時候，誰又敢這樣做呢？同時又不曉得他們動機何在？因此惟有讓這些傢伙爲所欲爲。

後來我明白了，因爲從他們的行爲可以看出，他們是強盜，要不然，爲什麼我們的錢、頸鍊、戒

指、耳環及其他日用品等東西，都被拿走呢？

過了約十分鐘，他們從被翻得亂七八糟的房間溜了。當這幾個傢伙步出門口的時候，我家的老黃狗突向着一個較胖的傢伙撲過去，狠狠地將他咬了一口，咬得他呱呱，接着老黃狗便回轉來。這時，一切都沉寂下去了，惟有風還是呼呼地吹着，雨仍然滴滴達達地下着，外邊的一切是那裏一片漆黑，悽涼……。

同 學 之 間

托兒

我一踏進教室，便看見三五成羣的同學在交頭接耳，有的甚至於指手劃腳，高談闊論，似乎是在議論着什麼。我有點莫明其妙的問了同坐的何同學，他小聲的告訴我說：

「國泰同學想不讀了。」

「哦！」我爲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感到驚奇：「他怎麼會不讀的？現在他在那裏？」

「聽說他父親生病，不能工作，所以沒有錢給他來讀。現在在和康先生談話。」

「……………」

頓時，我腦海裏浮現着國泰同學的影子。他是本校的高材生，功課樣樣都好，是個很肯努力的孩子，只是有個缺點，就是行爲方面有點自私的作風，而且對人也時帶有高傲的態度，很多同學都不滿。不過，他畢竟是我多年來的老同學，我們彼此總算合得來。這次的遭遇，自然使我很感傷心。

突然，當我再向週圍一掃之際，心裏就已經覺得事情有點蹊蹺。難道同學們對國泰同學的遭遇也和我一樣有同感麼？在平時，同學們不是對他的私行爲很抱怨嗎？一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我立即溜到了一堆同學集中的地方去聽他們的大談論。

「他這傢伙曾經幾時有幫助過我們？他的自私自利的行爲我看了就討厭。譬如那天集體補習，個個同學都到了，就只是他沒到，真是豈有此理，功課好的同學不來幫忙補，還有誰會來？這種自私的人，何必管他？」張同學憤憤不平的說。

「不過，我們究竟是同學……。」級長的話還沒說完，又被張同學打斷了。

「同學又這樣？他既然不把我们當同學看待，我們自然也可以不把他當同學。」

「唉！你怎麼這樣恨他，同學之間是不應抱有這種態度的。他既然有錯，我們以後可以慢慢帮他改正啊。」級長有點不耐煩的說。

張同學還想說什麼，可是級任康老師已帶着國泰同學進來了，他只好閉上了嘴。

看看同學們的臉色，康老師知道同學們的思想發生了衝突。於是，一等國泰同學坐好了位子，他就以很和氣的口氣問：

「你們在討論什麼呀？」

幾位同學便把剛才的事情向康老師說了一遍。康老師一聽，便斷然肯定級長的理論是對的：

「我們知道，同學之間絕不能鬧分裂，而是應該互相合作，互相幫助；同學有困難，只要我們力所能及，我們就應該盡我們的能力去帮忙解決。大家要和睦共處的在一起學習，才會有好的結果。我們也不能說，某同學有了缺點，我們就討厭和他來往；須知，缺點是人人都有的，只要他能改過，還是個好人。……所以我說，國泰同學現在既然遭到困難，我們應該努力帮助他，至於他的缺點，我們以後再來指導他改過，你們說好嗎？」

「好，好……。」

讚同之聲不絕於耳，甚至張同學也連連點頭稱善。於是康老師提出了他認爲最有力的帮忙法——捐錢，來補助他的家庭經濟。

康老師自己首當其衝，捐了十塊。同學們於是紛紛解囊，困難的三角五角，富有的三塊五塊，毫不吝嗇，有些差點兒連車費都捐掉了。募捐結果，得到七十多塊，洋洋大觀，充份表示出同學的熱情。

康先生於是高興地叫國泰同學出來領款，其時，他的臉色已經紅得豬肝似的，不敢出來，慚愧地低下了頭，顯然，他對自己向來的自私心感到內疚。經過康老師的再三勸解，同學們的不斷催促，盛情難拒，他只好羞答答地出來了。

拿住同學們捐來的款項，不知如何是好，感激的眼淚從雙頰流下。對着同學們一對對關懷的眼睛，他終於激動地說：

「你們實在太好了，我還能繼續求學，應歸於你們的熱情，我不知要怎樣來報答你們。想起我往日對你們的自私的態度，我真感到無地自容，請你們能原諒我，我將盡力改去我的缺點，來彌補我對你們的過失。這次的遭遇，使我得到了個很好的教訓：同學之間，是應該互相諒解，互相幫助的。」

是的，同學之間，是應該互相諒解，互相幫助的。

美 珍 香

(角面對浮沙白即)號九十二百二牌門街亞利多坡小坡嘉新

五二六四三 & 三七三九三：話電

BEE CHUN HENG

No. 229, VICTORIA STREET, (IN FRONT OF BUGGIS STREET)

DRIED SLICED & MINCED PORK

TEL: 39373 & 34625

絲肉乾肉名著島南

自造 眞正 本地 肉乾 肉絲 及肉 甜肉 肥肉 乾肉 兼理 代振 胡正 隆振 庄烏 麻油 諸君 光顧 無任 歡迎 請認 招牌 為記 庶不 致誤 外埠 函購 者請 先將 貨值 滙來

本刊承印者：
Printed by



生活印書館有限公司

The Life Press Ltd.

No. 897,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ephone: 35403

新書介紹

多情的小伙子 (詩集)

馬田 著

出版者：海燕文化社

老朋友 (獨幕劇)

許可 著

出版者：海鷗藝術出版社